THE OBSERVER

觀察

滬一、十六出版 一九五〇年五月十六日 每份售二千五百元

第六卷 第十四期

「觀察」改組聲明 本社

專論

論艾奇遜關於外交政策的三篇演說 潘光旦

怎樣理解並運用批評與自我批評 趙儷生

論實行國家機關現金管理的決定 朱偰

從經濟上考察中蘇三大公司的協定 樊弘

編選中學國文課本的幾個實際問題和改進意見 周河冬

思想與生活

清算掉我的官僚主義作風 張佑瑜

這一代青年生長在光輝的毛澤東時代 之鍾

工業化的經濟建設在號召着新中國的青年奔向東北 林維仁

把災區變成人民的穀倉 郢瑞·白磐

觀察通信

從北京到長安 汪圻

上海散記 賀笠

察北一村落 蕭離

人物及事業

將軍與青年（記賀龍將軍） 盧耀武

旅行札記

走過北歐 葉君健

附錄

觀察第六卷目錄索引

國立北京圖書館藏

「觀察」改組聲明

「觀察」社同人爲使自己的工作對于讀者和人民有更多的更有系統的貢獻，決定將本刊加以澈底的改組。「觀察」出版至本期止，即告結束。此後本社同人將加入從新組織的「新觀察」半月刊工作。「新觀察」半月刊是一種綜合性的國內時事刊物，由新華書店出版，其內容如下：一、關于國內時事的評論；二、關于國內時事的研究資料；三、關于建設工作和改革工作的調查紀錄；四、全國報紙文摘；五、地方通訊、旅行通訊；六、書報評介；七、信箱；八、時事畫刊。

全國各地學校·機關·團體
圖書館·資料室注意

全套觀察合訂本·最後一次補購機會

「觀察」創刊于一九四六年九月一日，主要的內容是評論國家事務和報導國家狀況，特別是它所刊載的「觀察通信」，强烈地暴露了國民黨反動統治的黑暗和罪惡，會受到當時廣大讀者的歡迎。要瞭解和追索自抗日勝利以後至全國解放以前的一段時期內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情形，「觀察」是有其史料價值的。「觀察」合訂本過去已先後重印過多次，每次均銷行數千份以上。現在本刊改組爲「新觀察」，由新華書店發行，本社特將過去保存之少數餘刊，自滬運京，全部整理，其未訂者，重加裝訂，有短缺者，特再重印，務求完整，以供全國各地公私學校、機關、團體、圖書館或資料室的補購收藏。所存數量不多，售完以後不再續印，有意補購者，請儘可能在最近期內惠函洽購。

觀察合訂本 各冊價目

第一卷	上冊	二萬五千元
第一卷	下冊	二萬五千元
第二卷	上冊	二萬五千元
第二卷	下冊	二萬五千元
第三卷	上冊	二萬五千元
第三卷	下冊	二萬五千元
第四卷	上冊	二萬五千元
第四卷	下冊	二萬五千元
第五卷	（全）	三萬元
第六卷	上冊	一萬八千元
第六卷	下冊	一萬八千元

說明

1. 購買全套十一冊者，八折優待，另加掛號郵費一萬二千元。
2. 第一卷至第五卷各冊恕不單冊零售。
3. 第六卷可以分冊零售，九折優待。

觀察社啓（北京交道口北吉祥胡同二號）

發行者：觀察社

社址：北京(25)交道口大街北吉祥胡同二號
電話：④一一九六號
電報掛號：六〇三四

定閱：三個月六期一萬五千元
半年十二期三萬元

稿費：每千字致奉人民幣二萬至二萬五千元，于發表後三日內送出。

觀察

第六卷第十四期

1950.5.16.

本期作者

潘光旦：清華大學社會學系主任
趙儷生：東北大學教授
朱偰：南京大學教授
樊弘：北京大學經濟系主任
周河冬：杭州惠興女中文史教員
張佑瑜：北京大學學生
林維仁・鄧瑞白聲：
汪折：北京車務客運車長
竇笠：北京人民日報記者
蕭離：天津進步日報記者
盛耀武：
葉若健：重慶軍管會工作

美國心理的診斷

——論艾奇遜關於外交政策的三篇演說——

潘光旦

美國國務卿艾奇遜不久以前發表了三篇很長的演說，闡明美國的外交政策。第一篇論「總體外交」，日期是二月十六日，地點是白宮，直接的聽衆是「廣告代表會議」，不過到了三月九日國務院才把它的摘要公佈出來。第二篇論「對亞洲的政策」，日期是三月十五日，地點是舊金山，直接的聽衆是「加利福尼亞國民俱樂部」。第三篇論「美蘇關係」等外交問題，日期是三月十六日，地點是加州巴克萊，直接的聽衆大概是加州大學的師生。我們看到了第二篇的全文；關於一、三兩篇，我們也看到了摘要。

這三篇演說值得駁斥的地方太多了。但最值得一駁，而也是必須一駁的，是三篇所共同具備的根本態度，這態度是要不得的。綜合的說，三篇演說只有一個出發點，就是美國的自私自大與自以爲是。這出發點又分而爲三方面的發展。一是自以爲自由，而別人不自由；以爲美國是自由的，凡屬非共產主義國家是自由的，而共它國家是不自由的。二是以勉強加在別人頭上的事物作爲別人自發、自動、自主的事物，而眞正發動與作主的不是別人，恰好就是美國自己。三是美國但知責人，不知責己；美國不知反求諸己，不知國與國的相處相安，和人與人的一樣，必須建築在「自反」的原則上。這三種不正常的態度，是貫串在所有的三篇演說之中的。下面的三段話就從這三方面分別來說。

一

艾奇遜認爲美國是自由的，一切非共產主義的國家是自由的，而共產主義的國家是不自由的。三篇演說的全文或摘要中，我們讀到「自由國家」十次，「自由人民」五次，「自由世界」三次，「自由民族」與「自由社會」各兩次，「人類的自由」一次，「自由選擧」三次，「自由事業」、「自由力量」、與「質詢的自由」、「行動的自由」、「決定的自由」各一次。眞像在美國和它想拉攏而使得和它一鼻孔出氣的一切非共產主義的國家裏，自由已經成爲事實似的。他和他所引到的澳大利亞外交部長斯賓德的話裏又說到這些國家的所謂「生活方式」，前後也有到五次，又說到這些國家所「相信的價值」一次；不用說，所謂「生活方式」與「價值」也暗指着「自由」，至少包括「自由」在內，「自由」無疑的是「方式」與「價值」的主要成分。

我們引艾奇遜自己的話來加以說明。「當我們已求得自由國家的統一與決心……我們就可以與蘇聯人擬定有實效的協定」（第一篇）。「他們（非共產黨國家）有一切吸引力中的最大的吸引力——人類的自由」（同上）。「一個自由國家對其它自由國家的外交政策，應當基於雙方人民的基本態度和現存的事實」（第二篇）。「亞洲人民所迫切期望的，將促進一個自由與繁榮的世界」（同上）。「民族獨立的願望……是他們（亞洲各族）與包括美國在內的其它國家的自由人民之間的紐帶」（同上）。「若是他們（中國人）……在……國境外作侵略性的或顚覆性的冒險的話，還種冒險……且將違反他們的亞洲鄰邦的、美國人民的以及——眞的——一切自由人民的傳統與利益」（同上）。「亞洲人民必須面對這個事實：今日「對」他們的自由……的主要威脅乃是蘇維埃共產主義帝國主義試圖滲入亞洲……」（同上）。「……巴基斯坦、印度、緬甸、錫蘭、印尼、和菲律濱諸自由國家在那些以前曾控制它們的國家的充分同意與合作之下出現」（同上）。「杜魯門總統曾表明他相信美國的政策必須是支持那些正在抵抗武裝少數派或國外壓力所試圖達到征服的自由民族。杜魯門總統還相信我們必須協助自由民族依照他們自已的方式來決定自已的命運」（同上）。「我們一直是在表明我們願意援助凡是這些援助能加強自由事業的任何國家」（同上）。「對於中國的援助的失敗」不是說我們不應該援助其它力圖維持他們的自由與獨立的國家」（同上）。「在採取行動加強亞洲的自由力量這方面，我們將……在其它準備援助的自由國家的合作之下進行我們的工作」（同上）。「亞洲的自由國家正在美國及其他自由國家幫助之下推行穩定政治和發展經

濟的諸項計劃』（同上）。『……我們必須在我們的一切所說所爲都不斷的申明自由人民的積極目標……』（同上）。『我們必須繼續努力，以求建設一個……強固的自由世界。如果不這樣做就是讓自由國家一個跟着一個……滅亡』（第三篇）。『……自由社會的主要支柱是它的原則的力量和號召力……』（同上）。『自由社會與其說是害怕倒不如說是歡迎多樣性……』（同上）。

我並沒有把有關的語句都引下來，但這些已經是够嚕囌了。有的話不是很肯定的，說明自由已經十足的存在。有的，好像是尙待張羅，尙須努力，方才可以充分取得。無論如何，這些語句足以證明，在美國人心目中，至少在艾奇遜的心目中，目前的世界，一半是自由的，一半是不自由的。自由的一半所已到達的程度可能因國家民族而有不同，但在美國人自己看來，無疑的是美國的水準最高，而正唯其高，它一方面有『責任』，有『能力』，來『扶植』其他水準不够高的國家與民族，而在另一方面，來和其他『不自由』的半個世界鬥爭，來『停止共產主義的蔓延』。艾奇遜的第二篇明白的說到這一層。第一篇論總體外交，兩點中的第一點說到美國『必須準備在所有可能的地方應付蘇聯的一切出擊』，所指也無非是這一層，即『保衛』那已經『自由』的半個世界，而防止其餘『不自由』的半個世界的擴大。第三篇針對蘇聯而發，其用意更不待言。如果『自以爲是』是這三篇演說的總出發點，則別人的不是，與必須加以制止，當然是這三篇演說的總目的與總歸宿了。

但事實，眞像艾奇遜一相情願的所想與所說的麼？大大的不是。在這幾篇演說裏，艾奇遜再三的說蘇聯歪曲了別人的話或事實，蘇聯欺騙了別人，而沒有能提供任何切實的證據來，而至少在這『自以爲自由』的一點上，我們可以很容易的指出來，艾奇遜卻歪曲了自己的事實，艾奇遜欺騙了自己。美國號稱『自由之邦』。這『自由之邦』，究屬自由到何種境界，是值得我們約畧的溫習一番的。最早的移民是爲了『宗教自由』才從歐洲移殖到美洲的。這一班人的行動多少是一種愛好自由的行動，我們不否認。但一到美洲，一經紮定脚根，後來再由紮定脚根而向大陸的北他部分拓殖，他們的作風已經不是自由人的作風了。土著的印第安人就要向這一班『奪主』的『喧賓』清算這作風的賬，一筆三百五十年的老賬。印第安人從八十萬的總人口降到目前的二三十萬是誰的功德？爲了種植南方的棉田，把數以百萬計的內格羅人從非洲運來，作爲奴隸。他們過的又是甚麼一種『生活方式』，凡屬讀過『黑奴籲天錄』一類的書，讀過『甜美的天車』一類的歌的人是都知道的。試問這又是誰的功德？林肯爲了解放黑奴，南方的白人還不惜以兵戎相見，掀起了美國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種族的內戰。我說規模最大，因爲小規模的此種內戰至今不斷的在打着。眉遜與狄克遜線以南的黑人到如今還不成其爲公民，日常生活多方面的受到排擠，小而至於理髮、坐電車、住客棧、公共場所的出入，都受到白人的白眼、斥逐，以至於完全的隔離，依然成爲界限分明的主奴的兩大階級；至於憲法上第十四條修正案的至今成爲具文，即黑人至今並沒有投票選舉的實權，更無須說得了。『自由』的美國人是常以『民主』與『法治』驕人的。黑人至今沒有選舉的實權，顯然的證明了美國的『民主』已經發展到一個黑白分明的地步。在三開黨一類野蠻組織的活動之下，黑人可以失蹤，可以被塗上柏油的揷上雞毛，押着遊街示衆，最後可以被吊打、被燒殺。這大概又是黑白分明的『法治』了。羣衆可以自由執法，顯然是法治已經臻於極軌。最近羅伯遜的不能自由歌唱，以及幾乎不能出國，和蕭萊士的幫手，因不分皂白的出入公共場所的大門，至於受到罰鍰的處分，比起黑人的被『凌遲』來，眞是小得不足掛齒了。艾奇遜開口爲重『民族獨立的願望』，閉口『實行睿杜門的第四點計劃』，三分苦口，一片婆心，活像是把『自由』的幸福公諸天下似的，但他卻忘記了基督教的一大教條，叫做『好事從家裏做起』，忘記了回頭看看自己家裏的紅種人和黑種人。大概是『上天可能託付我們的一切任務』（第三篇）裏根本不包括關於紅種人黑種人的任務。也大概是他忙了『總體外交』，就忘了『總體內政』。

在『自由之邦』的美國，至今還沒有種族的自由是很顯然的了。最近雖經羅斯福夫人一類的人大聲疾呼，它根還是沒有。三百年來所不曾有過的東西，一下子怎麼會有呢？宗教的自由該有了罷。在這方面我們至少不能說美國有什麼先天不足罷。事實卻又不然。清淨宗的新教徒，自己雖因別人的不容忍，而至於不得不別尋『樂土』，而一到了『樂土』，卻也不容忍別人起來。清淨宗的心地狹窄，律己嚴而責人更嚴，是人所共知的。十九世紀以來流行的所謂美國主義，所謂『百分的美國主義』，以及最近美國政府方面所推行的所謂反『非美國』的活動的一種種設施，不能不說是從此種不容忍的心態演變而來。至少，此種心態也要負一半的責任。資源之富、工業的發展、以及兩次大戰的勝利，負的是其餘一半——美國主義中那誇大以至於狂妄的一半——責任。而更具體的三開黨一類的非法組織也就從此種心態裏脫胎出來。這一路的人不但主張美國應該是條頓人或諾遜克人的天下，並且主張應該是基督教新教徒的天下，所以於排斥所謂『有色』人種之外，也反對猶太人和猶太教，反對由斯拉夫族和拉丁族供給了絕大多數的信徒的基督教舊教，即天主教。一百分美國主義者的對猶太人和天主教徒的忌刻與莫須有的恐懼是凡屬和美國人有過來往的人都熟悉而都可以就耳聞目覩舉出一些實例來的。至於因宗教信仰的陳腐板執而引起的思想與學術上的不自由或對自由的侵犯，也是數見不鮮的事。近在二十年代，一位中學教師，叫做史谷普斯的，爲了講授達爾文的演化論，講授從猿到人，就受到所謂『基本派』的控訴，而被處一百美元的罰金。舉此一例，其餘可以概見。

經濟方面的不自由，不民主，更是昭昭在人耳目，無煩多說。早在憲法成立的年代，便已經有這種現象。歷史家皮爾特教授在『美國憲法的一個經濟的解釋』（一九一三年）裏，指出憲法的通過和當時的資產階級極有關係，憲法的成立，顯然對他們最爲有利。至於產業革命以來，經濟階級的更趨於分化、分隔、以至於對立，貧富的更趨於懸殊，『朱門酒肉臭，野有凍死骨』的矛盾的光景更趨於廣泛深刻，歷來的批判已經很多，連美國人自己也充分的承認。在

二十世紀初年，一部分愛國的美國人已曾爲社會公道的急迫需要作過一番呼籲。當時有名畫家在『生活』雜誌上發表過一張大幅的油畫，專門描繪社會上天堂地獄之分，把所謂上流階級的紙醉金迷和所謂下乘階級的水深火熱，作了一個極爲生動有力的對照。後來，新聞作家齊執爾寫一本社會小說叫『靜默的戰爭』（一九〇六年），歷史家浮爾克納寫一本社會生活史叫『公道的搜求』（一九三一年），都還轉載過這幅畫；我記得在浮爾克納的書的第一版裏，它還是裏封面對面的第一幅圖畫，所謂開宗明義，用意甚是顯然。但著者諄諄，聽者藐藐，在資本主義方與未艾之際，社會公道的空話是沒有用的，正好比在十九世紀前半那一大批美國的社會主義者有如勃里斯朋、格里雷等的空想、空話、以及憑空的新村試驗一樣，在短期間內便爾銷聲絕跡。至於經過兩次大戰以後，在美國的資本主義更趨向於帝國主義的窮途末路的今日，此種經濟方面的不自由、不民主、不公道，自然是變本加厲，無須說得了。

上文就美國的種族『自由』、宗教『自由』、經濟『自由』等已經說了不少的話。但還有一種『自由』似乎也値得一提，就是，男女之間的『自由』。恩格斯說過，『所謂文明社會裏的夫人小姐們，表面上到處受人捧場，實際上則因她們和眞正的工作完全脫離了關係的緣故，比起樸野時代（即半開化時代）裏十分勞苦的婦女來，地位不知要低多少。』這話是特別適用於近代的美國的。眞正的自由是和人格的尊嚴分不開的。美國誇說自己的自由，自然也誇說自己的人格的尊嚴，但事實上又是落空的。單單就女子說，她究竟有幾多自由，幾多人格的尊嚴，幾多社會的地位，我們祇須一讀像孔恩所著『戀愛在美國』（一九四三年）一類的書，我們就恍然了；孔恩這本書恰好是上文恩格斯的一段話的一大注脚。

總之，美國人所自誇而叫做自由的東西事實不是自由，而是另外有名稱的，就是自肆自放，自暴自棄。大抵有錢財、有權勢的分子趨向於自肆自放，而沒有錢財勢位的分子，如果不知振作，不識抵抗，那就自暴自棄了，而前一種自肆自放的人，究其終極，也必成爲自暴自棄而後已。若仍須一用到自由的名稱，則我們可以說，前一種有侵漁別人的自由的『自由』，而後一種有自由被人侵犯了的『自由』，都不是我們所瞭解的自由。

二

第二次大戰以後，一面爲了懼怕共產主義，一面爲了滿足自己的野心與擴張自己的霸權，美國不斷的想在意識上與實際上控制許多別的國家。拉丁美洲的國家，它是一向控制着的，初不待第二次大戰以後，可以不必說。它對中國的控制，第二次大戰期間以及戰後的兩三年內大大的增強了。但興驟亡速，增強得大，失敗得快，這連它自己也承認了。在東歐，它所能控制的只有土耳其與希臘，最後又加上南斯拉夫；對於希土的控制，它自認爲成功的。對於西歐各國，經由馬歇爾計劃與大西洋公約一類的辦法，它的控制正一天比一天的加強。東南亞的許多殖民地國家裏，菲律濱是一向在它掌握之中的；對於印尼的『獨立』，它在幕前幕後費了不少的氣力；它對於越南、緬甸、暹羅，一向原在設法控制，近自中國革命成功，它就更着了慌，更不得不想盡方法，擴大與鞏固它的霸權。至於日本、南韓、西德，原是戰後囊中之物，完全由它支配，更不消說了。

明明控制着別人，明明來箝制別人，明明威脅利誘的把自己的意識與事物不斷的加在別人頭上，卻硬說別人自發、自願、自動、自主的需要這些意識與事物；傷害之外，又加誣蔑，這便是艾奇遜三篇演說所共通表示的又一番不正常的心態了。讀者如不嫌嚕囌，請許我再列一些統計數字。一篇演說全文與兩篇演說摘要中提到『他們自己的……』的字樣前後有到二十二次。自己的甚麼？按照說出的先後，計有：自己的目標、自己的辦法、自己的方式、自己的志願、自己的民族願望、自己的選擇、自己的命運、自己的制度、自己的能力、自己的生活方式、自己的事務、自己相信的價值、等等。其中，『自己的方式』、『自己的目標』、『自己的選擇』、『自己的命運』四項都露面了不止一次，最多的可以到五次。此外字樣不同而意義卻是一樣的說法，更有『自願』與『獨立』三次、『決心』與『自治』各二次，『自發』、『自立』、『自明』、『意志』等各一次。

艾奇遜眞是很講究『恕道』咧。除了上面的一大堆的字樣表示他很能照顧與尊重別人的自己而外，對於自己的自己，應該如何謙虛，如何克制，還曾經特別的加以說明，說見下文第三節。他在第二篇演說開始的時候就說：『就我們而言，我們知道，我們把亞洲人民當作人民來關懷。我們要把他們當作人民看待來幫助。我們不要爲了我們本身，從他們那裏取得任何東西。我們不要使他們得不到任何機會、任何自由、及任何權利。我們不要利用他們來達到我們自己的任何目的。』

這眞是一番『好意』的話。但問題正好出在這番『好意』、這番『關懷』、與這番『恕道』之上。歷來關於恕道，原有兩種講法，一是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二是基督教的『己所欲，施於人』。兩種講法雖只差得一個『不』字，實踐的結果在人我之間所發生的影響卻可以有極大的分別。照儒家的講法行事，人與人間的交道可能要少打一些，但至少有一個好處，就是，你可以不侵犯別人。而照基督教的講法行事，社會上的交道可以打得熱鬧一些，但不免發生一個極大的流弊，就是，把自以爲是的『是』強加諸人，也就是，侵犯別人。舉一個極單純的例子。假定一個很能喫辣而不大喫甜的西南人請一個完全不喫辣而在茶裏愛放糖的蘇州人喫飯，再假定主人對於客人的口味習慣，事前並未徵詢，而一遵恕道點茶享客。如果這恕道是儒家的，則客人至多覺得茶不甜，或不夠甜，不太合胃口罷了；但若這恕道是基督教的，弄得無茶不辣，甚至於辣得出奇，則客人便無福消受了。

基督教，特別是新教，喜歡向人傳道，或基督教國家喜歡向非基督教的國家或民族傳道，犯的錯誤正在此。一個熱誠的基督徒以爲：第一、世人有罪，必須拯救；第二、欲求得救，舍信奉基督教而外，則無途徑；第三、他既自已

獲取得救的權利於先，便負有教別人得救的使命於後。這三層『以爲』，二兩層指他的『自以爲是』，第三層指他所瞭解與必須實行的恕道。這樣一來，許多文化落後的民族，或在他看來是落後的民族，就大喫其虧了。中國民族在他們看來是『落後』的，所以舊教在已往三百年中，新教在已往百年中，在中國境內，做了不少的『己所欲，施於人』的工作，就是佈道，就是勸誘中國人信教。傳教事業成爲許多大學青年的終身職志。記得在美國大學讀書的時候，同班中至少有兩個曾經對我表示，『畢業後將到貴國傳道！』百年以來，在中國始終沒有傳過教的傳教師，據我所知，只有一個，就是德國的衞禮賢，他在『中國的靈魂』一書裏坦白着說，他在山東青島一帶住了二十五年，沒有敢在一個中國人頭上施行洗禮，爲的是他感覺到，在基督教教義所涉及的許多方面，中國文化並不落後『至少並不比信奉基督教的西方國家爲落後；『中國的靈魂』一書就是專寫他自己對於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的認識與體會的。有了上文這一段討論，我們對於艾奇遜所代表的美國心理就可以洞若觀火了。艾奇遜自是基督教傳統的一個通常的產物。他有他的『自以爲是』。他要講求他所認識的『恕道』，『己所欲，施於人』；他和他的一鼻孔出氣的人正在大施特施；自具體的金錢鎗礮起，到抽象的『我們的生活方式』止，一大串的東西，像梁武帝在同泰寺所舉行的無遮大會一般，正不斷的廣泛的向外布施。所不同於梁武帝的布施的卻有兩點：一是梁武帝所布施的是發人的東西，艾奇遜一班人所布施的卻是殺人的東西，『以至於亡國的東西，』二是梁武帝的布施物品是讓人家自動領取的，不取當然也可以，艾奇遜一般人所布施的物品卻要由他們硬送上人家的門，送到了還要人家出收條，消耗了還要人家報細賬，更出奇的是，還要硬說人家自願的、自發的、自動的、自主的；無遮大會的名稱，梁武帝的瞭解是沒有遮攔接受布施者的人或事，即，接受布施者可以自由接受，如今美國的瞭解卻好相反，即，布施的人可以自由布施，不容許有人有事加以遮攔。水滸上有個『沒遮攔穆弘』，美國目前的無遮大會，就是這樣一個沒遮攔的大會，就是一個侵略的大會、一個推廣帝國主義的大會。艾奇遜在第一篇演說裏也說到『帝國主義的進展是首先派出傳教士，然後是商人，再後是殖民地總督』，說來好像是引用別人的話，底子裏他自己也是承認了的。『殖民地總督』以後也許用不着了，因爲已經有了替代的東西，就是『我們的生活方式』，文化侵略比直接的政治侵略，在力量上要強大得多，在形式上也要大方得多。無論如何，傳教與侵略的關係，如今是很清楚了的，倒不是說每一個傳教士自己自覺的想侵略別人，而是說，由於他的『自以爲是』，由於他所瞭解的『恕道』，他很容易不自覺的被野心家利用，作爲侵略的工具。不過傳教師和殖民地總督一樣，如今也是明日黃花了；基督教的力量已經是大非昔比，而有希望取而代之的不是別的，也就是所謂『我們的生活方式』，就是資本主義所瞭解的自由、民主一類的想法、說法、做法。艾奇遜在第一篇演說裏不已經明白的說了麼？『我們的外交政策的第二部分（一起只有兩部分，第一部分是準備在所有可能的地方應付蘇聯的一切出擊）必須創造能夠加強和建立對於民主生活方式的信任的政治、社會、與心理條件。』在那裏創造此種條件？當然是在別人的國家裏了。誰來創造？更不用說是美國人來創造了。這不是等於說，今後美國外交政策的兩大任務之一依然是傳教麼？傳甚麼教？傳他們所瞭解的『民主教』和『自由教』。這艾奇遜在第二篇演說裏又是曾經明白招認了的。他說，『自從十九世紀後期——那時我們首次對於太平洋的領土負有責任——我們就在培育民族獨立以及自由的民主的機構的生長。』所謂太平洋上的領土，指的當然是菲律賓。但所謂負有責任，培育獨立與自由民主的責任，試問除了美國自己之外，又有誰請它出來負的。歷史告訴我們，誰也沒有請過它，它是毛遂自薦的，它是用帝國主義的方式，從另一個帝國主義者手裏奪取的。由奪取而來的『責任』，艾奇遜先生應當知道，事實上不該叫做責任，而該叫做壟斷、把持、霸佔、侵略。總之，艾奇遜這兩段話無異向世界宣告：美國今後將進行更深一步的文化侵略，正好比他所說明的美國外交政策的第一部分實際上等於宣告了將進行軍事侵略一樣。

如此說來，可知今後我們中間特別需要隨時警惕與檢點的人便是曾在國內外接受過資本主義的教育的人，尤其是一大部份的美國留學生。這些人如果不自警惕、不自檢點，便可能於不知不覺之間成爲新式的傳教師。而此種傳教師不比以前從國外來的基督教的傳教師，切心於文化與政治侵略的人更可以毫無顧忌的在我們頭上套上『自願、自發、自動、自主』一類的說法。無論艾奇遜如何誇大美國的『自由』和『自由世界』的自由，我們除了加以揭穿（上文第一節）以外，可以不管，但這第二節裏所說的一層是萬萬不能不管的，不管的結果，不提防的結果，人民的意志，國家的獨立自主便隨時可以發生被強姦的危險！

三

第三節的話就比較簡短了。據我們看來，艾奇遜和他所代表的美國人當前最急需的東西，既不是誇大一己的所謂自由，更不是把一己的自我，像肥皂泡似的，吹得大大的，想把別人家的自我一起來籠進去，而一面在牢籠，一面還要不知羞恥的說，別人家是自願、自發、自動、自主的進入這大泡裏來的。究其實，則誰都知道大泡泡中所包容的只有吹的人的一股炭酸的氣，泡外緣的東西，包括別人家的自我在內，是絕對範圍不了的，並且，泡泡越是放大，外緣的東西越是被排擠開去，而究其終極，則泡泡大到某程度之際，便勢必拍的一聲，散爲烏有、艾奇遜所口口聲聲說的『自由世界』，便是他自己所吹出的這樣一個肥皂泡，早晚不免『摧』了的。因此，我們替他和他所代表的美國人設想，他們目前最急需做的一件事是：停止吹泡，最好是把肥皂泡縮回去；他們必須自反。

有一種顛狂的病症叫做派拉諾依亞，通常就譯作顛狂或誇大狂。譯作誇大狂是不錯的。它有兩種顯著的症象，一就是妄自尊大，二是多疑，而所疑的是別人正設計把他陷害的事。這兩個症像也是相連的，並且是相互滋長的。因蠻

爲他偉大，他以爲人家就不免忌妒他，忌妒之至，不免生陷害之心；越是有人忌妒他，有人想陷害他，他就越感覺到自己偉大，如此循環不已，使他終於把全世界當做想像的敵人；但他自己既不以爲想像的，而以爲眞實的，所以強梁者可因抵抗而殺人，懦弱者可因畏懼而自殺，而此種殺害的行動却是眞的。一人如此，一國也未嘗不可以如此。我們可以斷定，第二次大戰以來的美國正鬧着這種派拉諾依亞的癲狂病。這種狂是不容易治愈的，唯一平復的希望是要看病人有幾分自知之明，幾分自反的能力；能辨別想像與眞實之分到何種程度。

艾奇遜所代表的美國有沒有這種能力，是值得一問的。在艾奇遜的第二第三兩篇演說裡，我們絲毫找不到這種能力的迹象。但在第一篇裏，有幾段話是不妨加以推敲的。艾奇遜說，『我們處在一個守城的情況中；更有進者，我們處在一個不發一槍一彈就輸掉的情況中。』不錯，他說到這話，總算表示他還有一二分自知之明。又說，『我們從艱難的經驗中發見，對付蘇聯的唯一方法是創造有力量的情況。』這話就有幾分似是而非了。必須自己創造有力量的情況，然後才可以應付別人，是對的。但自己是誰？單單是美國麼？還是把別的一大串的國家威脅利誘的拉在一起，硬算是自己的一些部份呢？甚麼叫『創造』？是裝飾美國的內部呢？還是想盡計謀，把別的國家的鼻子拴在一起，和美國一淘出氣呢？甚麼是『有力量的情況』？是美國內部的政治開明、經濟穩定、社會公道所造成的情況呢？還是向別國輸送金錢、物資、軍火，爲的是擴大武力的準備，加強侵略的意志，催速大戰的來臨呢？根據二三兩篇演說的內容以及第一篇演說的上下文，可知艾奇遜所想做的，一言以蔽之，是把所謂『自由世界』美國化起來，並且用美國的力量武裝起來。所謂自己，就是這一相情願自我誇大的自己，所謂創造，就是美國化，力量就是武裝化，如此而已。這能算作自反麼？不能。這去自反的工夫所要求的『自知之明，與自勝之强』何止十萬八千里？這是自反自强的反面，以前中國的先哲所稱的自侮自伐，就是這個。

艾奇遜居然又說到『我們在我們的言行方面，需要自克的工夫』。我們如果斷章取義，這話又像說得不錯，但一關照到下文，便立刻發見這話是虛偽而有作用的。下文說，『我們所說的和所做的對於強化或削弱這個國家的領導地位，有巨大重要性的。當然要使民主國家在一起工作，是極端困難的。民主的處理方法，就其本來性質說，就是一種各不相同的處理方法。它包括了行動的自由與決定的自由。但是我們要想戰勝『我們的敵人』……我們就必須用我們的自己的辦法，並罷共同的決心，求得我們自己的某種統一……』這又是很清楚的，從自反的原則說，也可以說是很糊塗的一段話。最先一兩個『我們』、和第一個『自』，即『自克』的『自』，顯然是指美國本國，但後來所有的『我們』，所有的『自己』，又是一相情願的指所謂『自由世界』，而正唯其亂用這第一身的代名詞，我們便可以很容易的看出，所謂『自克』也者，不是眞正的下一番克己的工夫，而是要裝出一番謙虛以至於足恭的模樣來，爲的是，一面可以『强化』美國的『領導地位』，一面使其他各不相同的『民主』國家，肯大體上『同』於美國，『統一』於美國的『領導』之下；名爲兩，而實乃一事，就是用謂謙的手段，來達成一把抓的控制的目的。食肉的野獸，在吞噬較小的動物以前，是常用這種手法的。這和我們所瞭解的自反的工夫就離開的更遠了，這更顯明的指出，美國目前所走的是一條自侮與自伐之路。它的派拉諾依亞，一個國家的派拉諾依亞，已經是很清楚的發展到了一個程度，使自知與自勝的努力幾乎成爲不可能。

這是我們根據了艾奇遜的三篇演說，對於美國目前形勢下的國格，所作的一個可能的診斷。診斷後應有的努力也是很清楚的。就美國自己說，我們除了希望它力求自我的認識與自我的控制稍稍增加而外，可以說是一籌莫展。我們只能希望，眞正的努力終須由它自發自主。這裏才眞適用自發自主一類的話了。好在美國不止艾奇遜一人，他事實上也並不能代表所有的美國人；一種清醒而知所自拔的能力，在今日的美國人中間大概還沒有完全泯滅。我們的希望的寄託就在這裏了。至於美國而外的世界，我們的任務自仍須擴大和平的努力，只有安排着一種有力的和平的環境，才可以消極的防止誇大狂者的侵犯行爲，而積極的也多少可以對他剩餘的比較清醒的一部分神經，與以有效的刺激，清醒的程度遞增，癲狂的程度自然遞減；我們雖無法使他恢復正常，至少可望和他和平相處。但我們一面努力，一面仍須瞭解，要防止誇大狂者的橫逆行動，其權在我，是有把握的，要教他自主的不發生橫逆行動，則權不在我，是沒有把握的。然則當務之急，還是在擴大和加強我們的和平陣營，使侵略者無隙可乘。

怎樣理解幷運用批評與自我批評

趙儷生

批評與自我批評是朋友與同志之間執行鬥爭的武器，是新社會中推動發展、推動進步的原動力。因此，掌握這一武器的事，就不應該被理解作只是領導權政的政黨所應要求於它的黨員和黨幹部的條件，而且也應該被理解作那些團結在這一政黨周圍的、全心全意希望把人民事業做好的每一幹部、每一職員、每一國民向自己要求的條件。更不應該這樣理解，以爲黨外的人就只有向這一領導政權的政黨執行批評的權利，而可以忽畧了執行自我批評。假如有任何人還存有還類的想法，那是極可惋惜的。自然，在最初發動這種批評與自我批評運動的時候，是應該由居政權領導地位的、在人民中具有最高威信的政黨來起最積極的帶頭作用的；然而慢慢地，這種運動勢必要成爲一種羣衆性的運動，這一武器必須普遍地被掌握，然後我們的國家才能够成爲『民主集中』的優秀的

典型。因此，「人民日報」把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在報紙刊物上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決定以及規定的各種學習材料印刷了普遍送給讀者，這是完全必要的，因為這樣它就不僅是對黨內的通知，而且也是對羣衆的教育。

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的運動，將會得到許多良好的效果：

第一，它會培育人民羣衆（首先是工農羣衆）的主人翁的感覺，並使他們由這種感覺出發，對國家的建設事業積極負責。在這裏，我們須要回憶一下革命以前的情況。在那時候，人民羣衆（首先是工農羣衆和學生）普通對國家大事差不多採取兩種態度。其一是「國家大事管他娘」、「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以及「拿上錢糧不怕官」之類的消極態度，還有傳統的盤黍的黃老學說替他們做理論的依據；另一則是「敢哭」（例如公祭烈士）、「敢怒」（例如示威）、「敢罵」（例如寫諷刺文章）、「敢打」（例如搗毀僑部院）的堅決對立的態度。這兩種態度在過去一壞一好，到目前則同歸於壞。然而傳統的積習是很難一下擺脫的，部分農民們到現在對於向政府人員提意見的事，容或依然存有帝王時代「竊御狀」時先要準備挨五十大棍的疑慮，因而繼續消極；而部分青年和知識份子則又可能依然記住了「橫眉冷對千夫指」，而忘記了下半句「俯首甘為孺子牛」，動輒搞起尖銳的對立來。這兩種態度對新國家的建設事業，翻然都無益處。因此培育他們，使他們建立並堅定他們做主人翁的思想與感覺，使他們事無巨細都要積極負責起來，這在目前實在是頂頂重要的事了。而為了達此目的，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的運動，是最有效的方劑。只要在很少的幾個事例上，使他們看出他們如何地能運用這個武器把大家的事情搞得更好，那麼主人翁的感覺是立刻可以產生並堅定起來的。這在各地的人民代表會、工人代表會、農民會的總結經驗裏差不多都曾強調地提到過。

第二，它會增進各機關團體中各級領導者與被領導者間的關係，使上下無間，緊密地團結合作，使離間破壞份子無機可乘，並可以祛除「鬧人事」、「鬧紛歧」的種種弊病。在目前，我們剛剛經歷了一場大的革命，革命前為了壓迫人民而設立的那些機關團體打垮了，新的為人民服務的機關團體如雨後春筍般地建立起來。在這些機關團體裏，就自然有各層的領導者及被領導者。由于我們很多人都是從舊社會裏來的，大家就不免或多或少帶來一些舊時代的作風，因而擺架子、官僚作風、不服從領導、鬧情緒、嘁嘁喳喳……這都是可能發生的事。而這些對於人民交付的事業，都是一種嚴重的損害。每逢這種情況發生，不同的人便會有不同的處理。有的人認為「一個巴掌拍不響」，因而採取「各打屁股四十」的處理態度。這是機械的處理法。有人則認為應該無條件支持首長並鎮壓下屬，因為他們認為假如不這樣便是在羣衆中減低了領導的威信。這是官僚主義的處理法。有的認為請一桌小酒席使大家言歸於好、大事化小、小事化無，這是無原則的和事佬的處理法。這幾種處理法都是不對的，只有在領導批准下，採用召開會議的方法，使紛歧的兩造在羣衆中嚴肅地執行批評與自我批評並聽取羣衆的批評，才是最好的辦法。只要有很少的幾個事例，紛歧的兩造和羣衆，便都會看出批評與自我批評是怎樣一個能夠真正祛除紛歧增強團結的有力的武器！

第三，它會防止官僚主義的增長。官僚主義有兩種，一種是為新華社社論所稱的「辛辛苦苦的官僚主義」，新華社那篇社論所論甚詳，茲不贅；另一種是舊官僚主義的借屍還魂，這些人往往是蔣統時期積極的反抗者，他們過去執行過戰鬥、但現在也背上了進步的包袱。在這樣的人中有些人會這樣想，「今天，是共產黨領導的天下，只要共產黨的話我句句聽，不違背，羣衆的話聽它何用？」這其實是不明瞭共產黨並不是與羣衆分開孤立地存在着、而恰恰是與羣衆血肉難分的。又有些人則這樣想，「今天是『統一戰線』時期，就是他壞也得說他好，就是他錯也得說他對；直到有一天政策變了，他自然會垮下來。」這是把政策看作完全機械的東西或甚至是欺詐的法術了。政策絕不是欺詐；它誠然是會變的，但絕不那末機械。一個人假如犯了官僚主義，愈陷愈深，他最後當然是會垮下來的。但羣衆首先就不應該指望或等待他果然垮下來，而是要積極設法幫助他如何垮不下來。要積極幫助他垮不下來，那就只有運用很好地批評他並要求他作自我批評的方法了。最近報紙上常常要求某些機關團體的領導人公開向羣衆承認錯誤，那不是打擊他使他垮下來，而恰恰相反，正是積極地幫助他，使他擺脫官僚主義的窠巢而更向前邁進一步的。

以上，我敍述了一旦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的運動以後，所可以完全預期到的良好的效果。底下，因為考慮到這一武器對於部分人士可能完全陌生或不熟習，因而運用起來會產生流弊，謹再以值得注意之事三端，發之於後：

第一，我們應該反對破壞性的及非與人為善的或非實事求是的批評。什麼是破壞性的批評呢？現在我舉一個頂鮮明的例子。民國初年有個滿清的「遺老」叫羅振玉，他在從日本回浙江、又從浙江到洛陽去考古的旅行記裏會對辛亥革命後的「國家」執行過「批評」。他記道：

「……至南郊外掃墓。墳塋頹塌，松柏亦遭攀折，枝柯不茂。問是革命時取以禁綠門，故近郭家樹，多被摧折；而予家尤甚！嗚呼！辛亥之變，不止傾危朝社，毒流蒼生，且禍及墟墓矣。豈不痛哉?!……」

「……近日報紙，不識汴中土匪尚猖獗至此，惟日日歌頌功德，謂白狼已就擒，豫省久安謐；而聞豫人言，白狼固尚在。……嗚呼！自辛亥以來，日以『國利民福』四字欺罔天下，而所謂『國利民福』者，乃如是也！」（見「五十日夢痕錄」，「雪堂叢刻」。）

這是最典型的地主階級保皇黨反動份子對辛亥革命的謾罵與叫囂！自然，辛亥革命在今天看起來是很不徹底的；而且當時的革命軍隊很可能並不曉得「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而亂砍了松柏，當時河南的土匪也可能很猖獗。但不管這些，推翻了滿清皇室三百年的統治總是好的，而地主反動份子羅振玉就偏偏以為壞，而大肆叫囂、大肆謾罵。試問叫囂與謾罵的企圖，除了製造悲觀失望的情緒，以有利於溥儀的復辟和羅參事大人「食三品俸」的俸祿的恢復，此外還有什麼呢？自然，目前像這樣顯明的例子也許沒有了。但變相的叫囂還是可能

有的。像這種完全破壞性的批評是我們應該絕對拒絕、反對的。

此外，還有雖站在同志朋友的立場，但由於批評的提法或方式有問題，便成了不是「與人爲善」或「實事求是」的批評，而這種批評對被批評者有時會成了一種傷害，而打擊了他進步的熱情。例如一位舊式經濟學的教授，從前教的純是資產階級的那一套，解放後努力學習，但顯然還不能立刻改造過來，那麼我們就應該善意地、親切地去幫助他進步，而不應該急躁地立刻給他任何公開的批評，以致影響他學習的勇氣；又例如一位過去有相當濃厚的反動氣味的教授，他過去曾以「應帝王」式的「術」去捧蔣介石，我們是可以反對他的，但解放後他向人民低頭了，參加土改了，眞正的有了進步，那我們就應該適當地鼓勵他而不應該再在報紙上挖苦他了。再例如一位舊式學院派的老研究員，他解放以後在努力地學習「社會發展史」和「政治經濟學」，但在寫研究報告時還不免時時陷入「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舊轍，這我們應該幫助他指出他的缺陷，而不應當於嚴正的指出之餘，復「敵愾」地給他砍上一大堆唯心論與機械唯物論的帽子，責斥他爲什麼不即刻從舊的束縛中獲取充分的解脫。這些例子，都表示批評是一種最難的藝術，需要很謹愼地運用，而偶一不愼或稍一放縱，便會有逸出了「與人爲善」與「實事求是」的危險。再舉例來說，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史上，革命事業在接受了毛澤東思想的正確領導以前，是曾有過很多次錯誤的路線的，但今天寫歷史，爲什麼單單把陳獨秀、張國燾的名字標出來，而另一些人的名字便不提呢？這完全是因爲這些不提名字的人今天已改正錯誤並且很好地爲革命爲人民服務了，提出名字來會在羣衆面前打擊了他們的威信。因此，要根據對象、根據情況來確定執行批評的方式，有的應該當面批評，有的應該向羣衆宣佈（必要時用思想鬥爭會），有的應向組織或領導上去反映而對別人保持秘密，有的則應當施以無情的「口誅筆伐！」

第二，我們應該反對庸俗瑣碎的批評。無可諱言的，有好多人喜歡把一些雞零狗碎的小事誇大成原則性問題，來濫施批評。舉例來說，在行軍中的群衆紀律是很重要的，假如有一位同志在大雨天經過某村莊休息時，偷偷將自己踏了爛泥的破鞋脫掉，換上了「老鄉」的一雙乾鞋揚長而去，這顯然是原則性問題；但假如因爲開拔，匆促未及將借來的碗筷洗淨而就帶着小米粒子送還了「老鄉」，這自然也不好，但這件事絕不夠被拿來作爲原則性問題在行軍總結會議上去强調地提出。再例如，假如有一位同志在進入城市後用不正當方法搞了錢去買皮鞋香水等等，這顯然是原則性問題；但假如他於某次發津貼後因爲胃口呆滯偶爾到東安市場去吃了一支冰糖葫蘆，這不能被認爲是「腐化」「墮落」或「享樂觀念」的表現而交生活小組會上去討論，或者非叫他坦白不可。我們必須先嚴格地區別有原則性的事件與無原則性的事件，然後再確定批評之是否需要。不然，就會使批評流於庸俗與煩瑣。

第三，我們應該反對浮光掠影的、隔靴搔癢的不嚴肅、不深刻的批評。批評和自我批評是一件極端嚴肅的事體，不可輕率從事，既不可對人輕舉批評，也不可給自己亂戴帽子以做預先擋住別人批評的盾牌。鄭板橋所謂「入木三分、駡亦可感」的話也還是有些對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必須盡量使它能夠嚴肅、深刻、而切合實際。

一九五〇、五月三日黎明前。

論實行國家機關現金管理的決定

朱偰

最近一個月來，中央人民政府發佈了許多新的重要的決定，從三月三日公布的『關於統一全國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起，繼續發表了『中央金庫條例』（三月三日），『關於統一全國國營貿易實施辦法』（三月十日），『關於全國倉庫物資清理調配的決定』（三月十日）及『關於實行國家機關的現金管理的決定』（四月七日）。這一連串新的決定，已使中國的財政經濟面目爲之改觀；毫無疑問，中國的財政經濟工作，已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尤其是最後一個決定，使一切存款及支付集中在中國人民銀行，一方面有計劃地調節現金流通，節約現金使用；一方面運用暫時由企業流通中解放出來的現金以應全國的需要，實在是具有劃時代的重大意義。正因爲這個決定意義非常重大，而又牽涉到政府機關與國家銀行兩方面，所以由政務院周恩來總理與中國人民銀行南漢宸行長，聯署發佈命令。現在先把它的要點摘錄如下：

一、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爲有計劃地調節現金流通及節約現金使用，特決定對國家機關實施現金管理，並指定中國人民銀行爲現金管理的執行機關，負責辦理及檢查有關現金管理事宜。

二、凡一切公營企業、機關、部隊及合作社等所有現金及票據，除准予保留規定之限額外，其餘必須按照中國人民銀行存款辦法存入當地中國人民銀行或其委託機構，不得存入私營行莊。

各公營企業、機關、部隊及合作社等，自己保存的現金數目，得由各該單位提供材料，與當地中國人民銀行商定，報請當地財政經濟委員會核定之。其限額，在設有中國人民銀行機構的地方，一般不得超過三天的日常開支，尚未設置銀行機構的地方，一般不得超過一個月的日常開支。

各公營企業、機關、部隊及合作社間的相互往來，須使用轉賬支票，經過中國人民銀行轉賬；埠際之間往來，須經過中國人民銀行匯撥。除發放工資，向農村採購及在城市零星開支等必須使用之現金部份外，均應使

用中國人民銀行支票，不得以現金支付」。自公佈之日起，必須嚴格執行，以上各項規定爲重要的財政紀律之一。如有違犯上述規定者，得由中國人民銀行報請同級和上級財政經濟委員會及監察機關，按情節輕重，酌予懲處。並責成中國人民銀行負責督促檢查。

三、爲更進一步的施行現金管理，使現金流轉能照預定計劃進行起見，俟具備必需條件後，各公營企業、機關、部隊及合作社，即須按期編製現金平衡的收支計劃，經當地財政經濟委員會核准後，彙交當地中國人民銀行執行，中國人民銀行在執行此計劃時，要與幫助各企業辦理清算和信貸業務相結合，以減少現金流通數量。爲逐步達到此目的，責成中國人民銀行草擬編製現金收支計劃，和幫助各企業辦理清算的具體辦法，發給各級中國人民銀行及主要機關及公營企業研究參考。並首先從中央直屬的主要部門試辦，取得經驗，俟條件成熟，再明令公佈施行。

四、爲達到使中國人民銀行成爲現金出納的中心，中國人民銀行須力求健全機構，改善業務手續，務使辦理收款、付款、匯撥等業務時，作到迅速和準確，使之適合於爲公營企業、機關、部隊及合作社服務的要求。

上面所引的決定，扼要歸納起來，又可以總爲下列各要點：（一）把一切公營企業、機關、部隊及合作社的存款及支付集中到中國人民銀行。（二）各公營企業、機關、部隊及合作社保存現金數目，一般不得超過三天的日常開支，在尚未設置銀行機構的地方，一般不得超過一個月的日常開支。（三）各公營企業、機關、部隊及合作社間的相互往來，包括轉賬和匯撥，必須經過中國人民銀行。（四）儘量使用支票，減少現金支付。（五）責成中國人民銀行編製現金收支計劃。（六）健全中國人民銀行機構及改善業務手續。

這是劃時代的一個大改革：中國人民銀行如能積累經驗，努力改進，切實做到這一步，則就銀行本身而論，它將跳出過去一般國家銀行的範圍，而進一步，邁進到社會主義國家銀行的範圍；就財政而論，也將由散漫的、無計劃的收支，過渡到有組織的、有計劃的收支。我們可以說，這是實行計劃經濟的主要先決條件之一，社會主義國家寶貴的經驗，正可以供我們借鏡和參考。

在社會主義國家，國家銀行不僅是「銀行之銀行」（因爲商業銀行已經完全消滅，這句話的意義已經有了質的改變）；而且是一個「統一的簿記機關及調整全國的有組織的社會主義經濟生活的機關」。列寧曾經有過一句名言：「沒有大銀行，社會主義不會實現。」在蘇聯實行新經濟政策初期，列寧非常注意銀行的改造，認爲應由銀行機關中「剔除了這個佔優勢的機關利用資本主義方式所弄醜惡了的那些東西，使它變爲一個更大、更民主、而更無所不包的機關。數量變爲質量。最大的國家銀行中的統一的最大的銀行，連同它在每一鄉鎮及每一工廠中的支行，已經是社會主義機關的十分之九。這個就是全國的簿記，全國生產品之生產及分配的會計，這個可說就像社會主義社會的骨骼。」（註一）在一九一八年三四月間，列寧曾起草「銀行政策提綱」，又具體指出銀行的一個任務：「把銀行變爲一個統一的簿記機關及調整全國的有組織的社會主義經濟生活的機關」。

所以在蘇聯，國家銀行不但是政府各機關的出納代理人，而且也是經濟各部門的出納代理人。政府各機關，固然都在銀行開有賬戶，它們的一切現金票據，都須存在國家銀行賬上；即經濟各部門，在國家銀行也都開有活期存戶及清算賬戶。它的目的，是將人民的一切貨幣——除了必要的消費上所需貨幣外——集中到國家銀行。它的口號，是「把一切存款及支付集中到國家銀行。」

這種新銀行制度可以發生兩個重要作用：

（1）可以打倒資本主義制度下面的一個重要因素，即資本佔有與資本職能的分離。資本不能隨便由一部門轉入別一部門（這是資本主義制度下面發生生產無政府狀態的主因），更不能利用資本興風作浪，投機取巧，擾亂市場。

（2）積極的方面，更可運用暫時由企業流通中解放出來的現金以應全國的需要；但同時各企業對這些資金，還保留一個處理的全權。

因此蘇聯的國家銀行，是世界上最有力的國家銀行，它在第二次大戰前夕，擁有九十個分行，三千三百五十五個支行。在一九三八年進入國家銀行的現金，達一千三百八十億盧布；清算總額達六千八百二十億盧布。（註二）

由於蘇聯早已實行了計劃經濟，所以國家銀行的現金管理，有了數目字上的根據，並且有了實質上的基礎。（這一點我國目前還不能辦到。）比方國家稅收，必須全部入庫，財政部根據預算，通知國家銀行，某稅全年稅收若干，每月分配額若干，在某市某月收入若干，國家銀行即據以通知分行支行，編製現金收入計劃。若稅收不足額，稅務機關負法律上的責任；有了稅收而不督促稅務機關繳庫，或延期繳庫而不加檢查糾正，國家銀行負法律上的責任。銀行根據財政部通知向稅務機關要稅款，財政部又根據預算向銀行開支付命令，一切根據計劃。人人負有法律上責任。又如國營企業需要現金，事先必須提出附有生產計劃的財務計劃，經主管機關批准後，通知國家銀行；國家銀行根據每一個國營企業的財務計劃，結合着幫助各企業辦理清算和信貸業務，製定現金收支計劃。國營企業所需要的款項，儘可能避免現金支付；如係向其他國營企業採購原料或定購物品，則經過國家銀行辦理轉賬；如係埠與埠之間的往來，則經過國家銀行辦理匯撥。如甲國營企業向乙國營企業購進原料，乙國營企業向甲國營企業購進機器，則經過國家銀行辦理清算。最後必需的短期日常開支，方纔付以現金。在另一方面，各國營企業及經濟組織、行政機關、財政系統上的各個環節及社會團體及合作機關等等，都必須依法將其現金存入國家銀行的活期存款賬上及清算賬上；但是在國家銀行活期存款賬上及清算賬上有餘存時，銀行對存戶自然要負責的，或則付給他們作合理的開支，或則聽他們的委託，辦理轉賬或撥匯。

蘇聯國家銀行運用得最爲靈活的，是相互清算制度」，這種清算是以經濟機關相互間的償付爲基礎的。舉例來說：某紡紗廠最初由集體農場買到一批棉花，總計值一百萬盧布；紗廠將棉花紡成棉紗賣到織布廠後，它的價值已變爲一百五十萬盧布；此後織布廠把紗織成布後賣給縫衣廠也是賺了五十萬盧布，即

共值二百萬盧布；最後經衣廠又把布做成衣服發給它們的經售部而賣了二百五十萬盧布。那麼由棉花紡成紗，以及由紗織成布，由布縫成衣服的這一個生產過程就需要總數七百萬盧布在各企業之間流轉（即100萬＋150萬＋200萬＋250萬）。但運用相互清算，這七百萬盧布可減爲二百五十萬盧布；換句話說：祇需要二百五十萬盧布，就可替代各企業間七百萬盧布的支付工具。現在把各企業間的相互清算按下面的支付方式來加以說明：

縫衣廠應收250萬－欠織布廠200萬只須得500,000盧布

織布廠應收200萬－欠紡紗廠150萬只須得500 000盧布

紡紗廠應收150萬－欠集體農莊100萬只須得500,000盧布

集體農莊應收　1,000,000盧布

總計支付之貨幣　2,500,000盧布

在這種情形之下，相互清算時不但用不着現金，甚至也不需銀行將款在賬上轉來轉去，而只要用企業間相互簡單的扣除方式便可。（當然在這些企業之間，事前必須有相互清算組織才行），這個辦法加速了企業之間的往來，減低了賬面數字，同時也就從支付流通範圍中解放出來了大批現金。（註三）

自然要做到蘇聯國家銀行今日的地步，是需要長期時間與積累經驗；我國目前還沒有實行計劃經濟，自不能一蹴而就。但是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建設實貴的經驗，可供我們借鏡。我們目前加强現金管理工作，責成中國人民銀行負責辦理及檢查有關現金管理事宜，使一切國家機關的存款及支付集中在中國人民銀行；一方面有計劃地調節現金流通，節約現金使用；一方面運用暫時由企業流通中解放出來的現金以應全國的需要。毫無疑問，這個決定是完全正確的。但是這不是說我國目前實行現金管理，是沒有困難的。第一是技術上的困難；第二是思想上的困難；尤其感到不容易解決的，是我國目前還沒有實行計劃經濟，現金管理沒有實質上的基礎，缺少數目字上的根據，中國人民銀行要編製現金收支計劃，確是一件異常困難的工作。技術上的困難，固須設法解決；思想上的困難，更須加緊予以克服。積累自身的經驗，借鏡蘇聯的經驗，一步一步做到完善的地步。

這是一件偉大事業的開始，負責執行的機關，必須在機構方面力求健全，在業務方面力求改善，積累經驗，努力改進；在各公營企業、機關、部隊及合作社方面，也必須認清這是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的成敗關鍵，不但應該視爲重要的財政紀律，嚴格執行；而且要主動地、自發地、去配合人民銀行，認真執行。這樣，纔可以做到調節現金流通，節約現金使用；纔可以做到緊縮通貨發行，促使貨幣回籠；而國家機關現金管理的決定，纔可以收到圓滿的效果。

註一　見列寧俄文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六〇頁。

註二　見吉雅琴科著夏樸譯「蘇聯財政與信貸」二十一頁。

註三　參考焦敏之編譯「蘇聯財政」八五－八七頁。

一九五〇年、四、二十五、南京大學。

從經濟上考察中蘇三大公司的協定

樊弘

隨着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四日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展開，爲時不及二月，中蘇的石油、有色金屬和航空三協定又於三月廿七日在莫斯科簽字了。依據這三個大協定，中蘇兩國創辦三大有關的合股公司，來主持這三大有關的生產事業。在這三大協定之中，有三大特點，是值得我們注意的。第一，投資平等和增資平等。而且中國方面的資本只是地段、工廠、房屋和其他的建築材料，而蘇聯方面則是機器設備、工業器材、探測器材、飛機及航空器材等項。第二，三大公司的開支及其所得的利潤，同樣亦由雙方平分。第三，公司之領導人員如管理委員會的主任、公司的經理及其他職員，均採定期輪換制。自從這三協定簽字的公告發表後，全中國的人民對於這三個大協定的締結，沒有不熱烈的表示贊成的。我也是熱烈的擁護這三大協定的人之一。爲什麼我要熱烈的擁護這三大協定呢？因爲從政治經濟學的觀點看來，我們有兩大理由，來對中蘇三大協定表示歡迎。第一是生產上的理由，第二是分配上的理由；現在依序加以說明如左：

從增加生產的觀點來看，中蘇三協定的成立是值得慶幸的。誰都知道，物質財富生產的增加是需要幾種生產要素來進行的。任何時代的生產，無論它是在原始共產主義社會時代也好，在封建社會時代也好，在資本主義社會時代也好，在新民主主義社會時代也好，在社會主義社會時代也好，甚至在共產主義社會時代也好，都須要具備下列三大基本的要素的：（1）勞動，即人類的有目的活動，（2）自然的資源，（3）介在人與自然之間的中間財，即勞動手段與必要原料。在這三大基本要素之中，其最主要的便是最進步的勞動手段與原料，是即機器設備與工業器材了。徒有人類的勞動與自然的資源而無最重要的勞動手段與原料，如機器設備與工業器材，幾是無法增加物質財富的。中國便是這樣的一種情形。

中國的自然的資源很豐富，但中國的廣大人民最貧困。這個道理在新疆更是如此。新疆很早便是中國的一部份了。但新疆自變爲中國的一部份之後，它的貧困的程度不但沒有減少而且反有增加。它的最主要的自然的資源不但沒有被開發，轉化而爲人類物質的財富，而且，在長時期的官僚與軍閥的壓迫下，就連新疆人民以其血汗所鑄成的些微的財富，亦要遭受官僚軍閥的慘痛的剝削，

，這是最可令人痛恨的。官僚與軍閥只會榨產，不會增產，只會分財，不會生財，只會撈錢，不會造錢。新疆的老百姓，因爲生產技術不進步，本來所造的財就已經很少了。但在他們所創造的已嫌太少的財富中，尚要擠出一部份來，餵養大腹便便的軍閥與官僚，莫怪新疆人民的貧困的程度，一代比一代壞了。在迪化這樣的首都裡，馬路上可以淹死大駱駝。每到冬季裡，迪化街兩道旁的積雪堆疊如山，非到第二年四月不化。駱駝在街上行走，偶一不小心，掉入雪坑之中，便好像掉在河裡一樣，一時趕救不及，便將永遠的與他的主人各自灑淚分別。誰都知道，甘肅是中國比較貧困的省份。但新疆比甘肅還要更壞。由甘肅到新疆旅行的人常有一句老話說，「走過玉門關，兩眼淚不乾。」從這一句話裡，亦可看出新疆是一片荒漠無邊的情形了。新疆的人民，雖然這樣貧困，但新疆地下的寶藏却是無窮的。新疆的阿爾太山，阿爾太是「金」的意思，阿爾太山就是金山。新疆的金礦很豐富的。除了金外，石油、有色金屬如鎢與鋅的產量亦不少。新疆的寶藏如此豐富，但新疆却甚貧困。新疆因何一貧至此？一言以蔽之曰，就是因爲在物質生產的三大要素之中，缺乏了這個最重要的生產要素，機器設備和工業器材的原故。

可是新疆現在快要好了。蘇聯現在答應供給中國開採新疆油田和有色金屬的機械。新疆的油田和有色金屬可以開採。新疆的富源，當然可以更進一步

新疆更要好了。西北亦更要好了。中國亦更要好了。北京到阿拉木圖的航綫開闢後，因爲交通便利的關係，到西北旅行的人必大增加。旅客必有一部份錢用在新疆或用在西北。透過交易的關係，新疆與西北的人民及中國人民的所得於是更當有增加。從前到歐洲的人都要渡海或繞彎子，現在不必渡海或繞彎子了。因爲由亞洲到歐洲定北京到阿拉木圖這條綫，在時間上，比較節省。假如由亞洲到歐洲經過這條綫的人越多，那麼，航空公司的收入亦將越多，旅客在西北和中國的消費亦將越多。新疆與西北並全中國的人民的收入當然亦要越多。新疆稀有的金屬，和新疆所產的玉和金，體積小而價值高，當亦可用飛機來輸送，這亦可以增加新疆、西北並全中國的所得的價值。新疆與西北會因中蘇合辦民用航空公司之故而更富，這亦是沒有問題的事。新疆與西北更好了，當然中國亦要更好了。

同理，北京至赤塔和北京到伊爾庫茨克的航空綫開闢後，中國人民的所得，透過交易的關係，亦可此而擴大，這亦是沒有問題的事。

中蘇今番的三協定不但可以增加中國人民的物質的財富，而且可以提高中國人民生產物質財富的能力。從中蘇兩國的資本與勞動的協作，中國人可以從蘇聯學得開採石油和提煉石油的技術，學得開採稀有金屬和鍊製稀有金屬的技術，學得駕駛飛機修理飛機和製造飛機的技術，學得管理大規模的飛機工場的、鑽山的技術。這對中國的好處是無價的。設個比方來說，中蘇今番三大協定的簽字，不但可使中國人得到更多的黃金，而且可使中國人得到仙人指爪的點金術。不但可使中國人得到更多的錢，而且可使中國人得到一顆巨大的搖錢樹。點金術比金更要緊，搖錢樹比錢更要緊。生產石油的技術比石油本身更要緊；生產稀有金屬比稀有金屬本身更要緊；駕駛飛機、修理飛機和製造飛機的技術比飛機自身更要緊。學得了高度的生產的技術，可以[illegible]的資源。從發展中國物質財富生產的能力上說，[illegible]協[illegible]於中國的好處更大。

蘇聯在十月革命以後，爲了增加蘇聯的生產，特別是爲了向帝國主義者學習物質生產的能力，自從一九二一年起，甚至不惜與資本主義外國共同建立合股公司，並實行租讓制，靜受資本主義外國對於蘇聯的暫時的超度的剝削。可是現在蘇聯已是社會主義的國家，背來與中國合作，中國在這一方面，既可從蘇聯學習高度的工業生產的技術，然而在他方面，蘇聯却不從中國勞動身上剝削什麼。既有名師，又無學費，對於中國，豈非萬幸。

再從分配的觀點來看，中蘇三協定的成立對於中國也是好的。翻開整部中國的近代史來看，中國與外國合作開採中國的礦山，在分配上所得的利益，沒有能夠比得上這一次所得的利益大的。最壞的一個例，便是中國人的資本與英國人的資本爲了共同經營開平灤州的煤礦所共同創建的開灤礦務公司的合同。在第一，投資在形式上是平等的，但在實質上却不平等，增資在實質上不平等，在形式上亦不平等。以投資來說，依據一九一一年六月一日他們雙方簽訂合同，兩公司規定資本各爲一百萬金鎊。在形式上是平等的。但據一九〇三年原開平礦務局的總經理向英法庭控告說，英商摩利公司於接管該局而後，在英政府立案，雖然報稱開平礦務局有資本一百萬金鎊，但實際上該公司原只二十萬鎊外，以後未曾加資本分文。而且這只是摩利公司收買。由此可見，這個合同在實質上不必是平等的。以增資而論，開灤如需增加資本，由開平發行債票，如會議時雙方票數相等，則發行債券較多的公司可以另多有一票。由此可知，這個合同在增資方面，無論在形式與實質上都是不平等的了。（參看劉鴻生：「外人在華礦業之投資」）。第二、利潤並非平等分配。依據同一合同規定，如一年度中之贏利不及一百萬鎊時，則開平公司得百分之六十，灤州得百分之四十。但灤州所出之煤常在百分之六十以上，但他所分配的利潤反而是百分之四十。以開灤礦務公司的合同與這次中蘇兩國所創建石油、有色金屬公司和航空公司的各種規定來比較，在中蘇三大公司協定中所發揚的平等原則是絕非開灤合同所能比擬的。還有，我們在談國際經濟關係時，我們所尤其要注意的一點，就是我們千萬不要再談形式上的平等，我們所要注意的乃是實質上的平等。在形式上「中美商約」最平等，但在實質上最不平等。在實質上，我們莫要忘了中國和蘇聯都是勞動人民的國家，中蘇今番所成立的三大公司的協定，就中所發揮的平等原則，實爲在歷史上任何條約所不及。空中強盜陳納德，協在中國創設航空公司，其飛機得在中國各地機場降落，並幫助蔣匪來轟炸中國的人民。如像這類公司的協定，無論在形式上如何平等，在實質上乃是絕對的不平等的。

我們應當更強調，即在中蘇的三大協定裡，根本沒有所謂剝削的事情存在，更無所謂資本剝削勞工的事情存在。資本是剝削勞工的剩餘價值的財產關係

。現在三大公司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既無資本主義的財產關係，當然亦無所謂資本剝削勞工的關係存在。這裡資本與利潤的名義還在，但本質完全變了。在本質上，中蘇三大公司的資本只是兩國人民所共有的生產手段。三大公司所生產的成品亦爲兩國勞動人民所共有。工人的全部工作日都是爲兩國工人階級務服的。利潤只是兩國人民的福利基金與再投資的基金，不再變爲資本家階級昔時所蒐括的贓物。這類共有的資本越多，中蘇兩國人民的生產規模越大，勞動生產物越多，因而兩國的經濟與文化亦將越高。

一九五〇年五月四日於北大

編選中學國文課本的幾個實際問題和改進意見

周河冬

最近的「觀察」及「新建設」上，曾有幾位先生討論中學國文課本編選問題的文章。其中王泗源先生和宋雲彬先生，都不很滿意現行的高初中臨時課本所選的教材。王先生反對高初中國文臨時課本中兼選古文，並對該項課本中所選用的語體文教材，認爲失之太濫。宋先生僅指出以上兩種課本的缺點太多，沒有具體說明其缺點的所在。但大家對現行中學國文課本都提了可貴的意見，對今後完善的國文課本的出世，是有相當幫助的。

不過，我以爲當我們討論中學國文課本編選問題的時候，爲使這問題的研討能進一步的深入，從而使之具體起來，首先應該解決一個問題，就是中學生「學習國文的目的」。

我覺得現在的中學生學習國文的目的，其內容是和以往不同的。過去，一般人都把學習國文的目的，局限於工具方面的運用（寫作等）和獲得（閱讀）。今天，由於社會的巨大變革，這狹隘的學習目的是應該除去了的；所以除了工具的學習之外，還應該有知識的學習和思想的學習這兩點。這在現行的中學國文臨時課本中，也都明確的指出編選方針是：「使學生掌握語文的基本規律，提高其閱讀、寫作能力（工具的學習）；而且能增進社會、歷史、自然各方面的知識（知識的學習），吸取進步的思想，樹立革命的人生觀、世界觀（思想的學習）」。所以用這來作爲新民主主義國家的中學學生學習國文的目的，大概不會有什麼出入的。因之，這個編選課本的基本原則既已確定，教材的取捨也就有它一定的標準了。但是，這個「學習目的」固然作了教材取捨的最高標準，而要在這一定的標準下進行取捨工作，卻仍是一件相當繁複的事；這就是緊接着解決編選課本的原則以後而來的第二個待決問題，即：選課本的技術問題。關於這個問題，我以爲當我們着手編選的實際工作時，應該照顧到兩點，或者說以兩個實際情況爲選材料的依據；這兩個實際情況，就是「學習的具體要求」和「學生的實際水平」。

二

今天的情況是：中學學生學習國文的基本任務（目的）是確定了的，但問題是在這個既定的基本任務下，具體的「學習要求」（應該作爲一個一定的進度來解釋）還沒有明確起來，以致使中學國文課本的編選工作失去了實際的憑藉。

但是，「學習的具體要求」是需要根據整個的教育制度而訂定的。解放以後，中國的舊教育制度雖然已被破壞（但非已全消滅），新的教育制度卻還未完全建立起來，一切還是在個舊沿新的的狀態下發展。雖則，有樣子中等學校的學制，仍可能更改的。然而，在目前學校尚未進行改制以前，要確訂「學習要求」具體而明確起來是比較爲難的。可是你不解決這問題又不行。固然，我們明白學習國文的目的是分工具、知識、思想三個方面，但是這究竟是一個原則；我們所以要訂定一個「學習要求」的意思，就是明確地規定其學習進度，使這原則具體起來。比如以一個高中畢業生來說，我們對他的學習要求究竟應該怎樣提出呢？以工具學習方面說吧，他的閱讀和寫作能力究竟應提高到何種程度呢？過去，葉聖陶先生曾爲一個高中畢業生立了一個工具學習的標準，明確地規定了一個高中畢業生在閱讀、寫能力上應該到達的程度。（見開明出版的中學生手册第二十八頁）但葉先生這個標準是在解放以前擬的，這個標準是否可以移用於今天這個由舊教育制度蛻變到新教育範疇的過渡時期中來，也還是值得商榷的。再說思想學習吧，國文課之不同於政治課乃是一個起碼的常識；政治課是有它一定的學習單元和學習要求的，但國文課卻非如此。一般幹部學校的學習目的，它的總要求是打通學員思想，所以在這個總要求下，又分別規定了每一個學習單元是具體學習要求，比如第一個單元大概都是「勞動創造世界」，這就是首先要大家搞通創造世界的主人是誰以後，然後再要他們學「階級和階級鬥爭」。這樣直捷了當地做起來，自然爽快利落，可惜國文課的學習目的不僅僅是思想方面的，不能完全這樣做。但是要學生吸取進步思想，樹立革命的人生觀、世界觀這一點卻是一定要做的，而且還要做它好的。這樣，明確地規定思想學習的中心，提出不同進度的不同要求，使這一方面教學能有計劃有步驟地展開、深入，從而完成任務也就非常必要了。再說知識方面的學習吧，國文課也同樣不能替代其他功課。比如講近百年史，從鴉片戰爭起到人民革命戰爭止，就能分明，次序井然，學習進度和要求十分明確。但是國文是國文，歷史是歷史。所以要做到增進知識這一目的，自然應該適當地配合了學習的實際，予以幾個重點的安置。

總之，所謂「學習的具體要求」也者，就是依據整個國文學習的基本目的（任務），參照了學生不同學年的適進而分別訂定的學習進度。要每一個學年的教學完成任務，就應該有一個這樣的課本；要這樣的課本產生就要明確規定學習要求；這二者是互爲因果的。一般人認爲近二十多年來的中學國文教學的失敗，使一個中學生竟不能寫通一篇簡單的應用文字，其主因是文（言）白（話）問題

[illegible]獲適當解決；於是就歸罪到文言文的爲害之深，這原是[illegible]當正確的見解。但我們又何嘗不好說，所以造成中學生國文程度的低落，是因爲一向的國文教學，從來就沒有注意到如何積極地提出一個具體而明確的學習要求來呢？以前的那些莫明其妙的中學國文課本，是在什麼客觀情況下編選的呢？爲什麼不同年級的課本，會因不同書局的關係而發生重複的現象呢？不錯，爲使中學國文教學有成績，解決文白問題是對的；但解決「學習要求」這問題，顯然是比諸前者更其重要的。

三

至於我所強調的，編選中學國文課本時第二個應行照顧到的實際情況：「學生的實際水平」這一點；就是指當我們的中學國文教學的具體要求尚未明確以前，它就可以作爲唯一編選依據而言的。其實，一個學習的具體要求，就是從許多學習者的實際水平中求得的。我們不能抹殺學習者的實際水平，而主觀地訂定一個學習要求。所謂照顧「學生的實際水平」，也就是從學生的現有基礎上提高的意思。或者，索性明白的說：編選一本完善的中學國文課本，無論如何少不了對目前一般中學生的各項水平的了解。這就是編選中學國文課本以前的一件極其重要的工作，這工作的搞好與否，又是和學習要求的確立有極大關聯的。因之，當我們還沒有很好地了解目前一般中學生的實際水平以前，是未便主觀地判斷現行中學國文臨時課本中，所選材料的深淺的。（深淺問題的發生，就意味學習要求沒有明確）然則，我們究竟應該如何地來完成這「學生的實際水平」的了解工作呢？

少不了的，我們得調查研究一下舊教育對一般學生的惡劣影響。

舊教育的基本特點，就是隔絕學生和政治結合，阻礙學生去參加社會活動及實際鬥爭，使之無法接近眞理，變爲極端愚昧。舊社會的統治者爲了貫澈這陰謀，就把中學的國文課程當作他灌輸反動思想的主要部份，於是有的中學國文課本之所以選用陳腐不堪、富於封建思想的經書古文作教材，乃是十分自然的事。一方面，這種舊思想是要通過人來傳佈的；於是所謂「桐城謬種」這一類型的國文教員，能在學校中處於屹然不動的地位，也是十分自然的事。舊教育的主宰，要學生讀古文，是爲了麻痺他們的思想，不是要他們從正確的觀點和正確的態度，去接受先民的[illegible]。（這是新舊教育學習古文的基本不同之點）結果，學生爲詩云子曰所困頓，以致使部份學生對國文課有某種程度上的厭惡，這種現象現在還未完全糾正過來。試想：一個中學的主要功課，在這種情況下進行教學，要使它有成績除非是出現奇蹟。必然地，學生在這種教育制度下，思想、感情的活動是沒有出路的；苦悶之餘就盲目地做了黃色文化、反動思想的俘虜。舊教育制不僅使學生的國文程度低落，同時也降低了學生在政治上文學上以及其他各種知識的水平，甚至於墮落了某些學生的人格。

這就是目前「學生的實際水平」的基本特點。今天爲使中學國文教學有良好的成績，編選中學國文課本時就應正確地掌握這實際情況。

四

實際情況是這樣的，我們就可以據以討論一下現行中學國文臨時課本所選的材料，究竟是否太淺。

王泗源先生是以高中第四册選「白毛女」爲教材的事實，作爲認現行中學國文臨時課本所選材料爲太淺之理由的。這是頗值得商榷的問題。以深淺來評價一個文藝作品，本來就欠妥當；如果我們對文藝作品的欣賞和理解，僅是停留在它的字面上的話，那末「太淺」的東西何止「白毛女」一篇？不錯，我有幾位在中學教國文的朋友也都和王先生有同感，（但是有思想上的區別的）認爲現在的中學國文無法教，沒講頭，原因就是教材太淺，我除了同情他們業務上的苦悶外，實在無法同意他們這種見解。

宋雲彬先生說：「本來所謂深淺，也很難定出一個標準來。」這話也同樣道出了目前中學國文課學習要求的沒有明確這一事實。不過，我認爲「深淺的標準」和東西是活的、發展的，不是死的、固定的；就中學國文課選範圍講，它的訂定和明確，是要適應着學生的實際水平的，它是隨着學生水平的提高而變動的。所以，凡低於學生接受能力的東西，可以認爲「淺太」；高於學生接受能力的東西就是「太深」。（「接受」不等於看得懂）如此說來，深淺標準的明確也並非太難，問題還是「難」在學生的實際水平能否完全掌握得很好。

據我個人的主觀見解，相反的我認爲現行高初中國文臨時課本中，有些教材卻是超過了學生接受能力的。比如初中第三册有一篇題名「一個意志堅強的人」的翻譯作品，頭一段就是「列寧，一個意志力驚人堅強的人，最高度地具有優秀的革命知識份子所特有的品質——自我克制，這常達到自我苛責，自我摧殘的地步，達到否認藝術的地步！」這一段文字，不僅語式複雜，尤其是內容的深湛已很遠的超過了一個十幾歲的初中學生的現在理解能力。即以其中的「自我克制」這點來講吧，我有一位在本省武岡縣立中學教書的朋友，會爲此講了整整一個鐘頭，但學生還是不能體會理解。這位朋友教學法不算壞，該不會是教學方法上的問題。實在地說，一個初中二上的學生，年齡上也限制了他對這種非凡的高度的精神行爲的感染。

再說高中的國文吧，也同樣有超出學生實際接受能力的教材，如第四册所選的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及日丹諾夫的「爲人民的文藝」，都是不能輕易讀的重要文件。需要有相當程度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才能學習這些文件，我在這個學期開始時，曾頗冒險地打算把這兩個文件，作爲一個「文藝問題」的單元來進行教學。結果，我講至中途就發現自己是那麼狂妄無知，於是就在前者的講授結束後，暫時告一段落，等自己學好以後再進行教學。在另一方面，當我首先分析「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的歷史原因後，學生們也頗有些覺得這教材內容高不可攀了。因爲他們對此事的有關常識非常貧乏。所以我以爲這兩篇文件是可以選入課本的，但我主張選入第十册或第六册去。再如第五册有一篇「論巴爾扎克」，第六册有「揚棄資本主義的世界主義」和「論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這都是一些相當高級的文學批評，理論文字，是否合於學生的實際水平？選爲教材後能否爲他們所消化接受？這都是值得深長考慮的，這不過是就深淺問題所舉的一兩個例子。

至於初中國文課本不選古文，這是十分正確的見解，因爲初中學生讀古文，只有起了破壞他們掌握語文規律的作用。但是高中國文課本的宜否選用古文這一點，問題的關鍵就在學習的任務、觀點和立場上了。如果這問題一經解決，文白之爭也就不成問題。不過，正因爲如此，高中國文課本所選的古文，也就應該注意到能否和我們學習的任務、觀點、立場聯系起來。這又是一個實際問題。比如我同意高中國文第六册選詩經的「七月」作教材，卻反對以「湘夫人」來代表楚辭作教材。爲什麼不選「離騷」的一段來作爲楚辭以和詩經相排列呢？以說中國古代文藝思潮南北兩大主流的不同特色吧，「離騷」足以代表中國古南方民族的文化結晶諸特色。以說「人民性」吧，「離騷」的內容着實比「湘夫人」積極得多。何況認眞地說來，「湘夫人」後面幾句的內容，是頗有猥褻性的。這又不過是個例子，有錯，那是我個人的主觀見解。（下接廿八頁）

清算掉我的官僚主義作風！

——我的群衆觀點的檢討

張佑瑜

一

我的群衆觀點」向很差，主要地表現在下面一些事實上面：（一）憑主觀印象判斷人，根據舊社會有關階級製造出來的唯心的「相法」之類去以「貌」品人。例如：看到某某鼻子長得比較尖一點，就斷定他一定陰險；某某愛瞇眼睛，就肯定他一定不誠懇……等等。對於這種我所認爲「陰險」、「不誠懇」的人，我當然不肯去接近。這樣，全憑第一眼，我就得放棄對於這一部分形貌上有某種被我視爲「缺憾」的群衆的聯繫。

（二）眼睛祇朝上面看，欣羨能力比較強的人，而看不起那些在我主觀上認爲他們的能力不如我的人。而且我也不懂得應該時時從發展的觀點去重新估量別人。例如，剛剛解放時整天懷疑共產黨的一位姓張的同學，直到他申請入團以後，我才在內心中停止了對他這樣的暗咒：「落後份子，讓時代去好好教育你吧！」

（三）做完了某一件工作之後，如果做得還好，便以爲功勞是自己一個人的，因而沾沾自喜，耀武揚威起來。譬如上學期初，主持了一次全系的助學金重評會，糾正了小組評定中所犯的一些偏向，如純經濟觀點、權利觀念等等，很多同學因此自動減等，爲人民節省了不少小米。會的確開得不壞，很多同學都因此誇讚我「領導有方」的成功，我便也就毫不客氣地給自己記了一個大功，暗自驕傲，認爲自己「還行一手！」

但是，與此相反，如果事情做得不好，我就會埋怨群衆落後，而不肯從自己一方面去檢討。上學期末，學生會號召實行「生活規律化，學習計劃化」。我便主觀地根據自己的一點點並不成熟的經驗及很少幾位同學的建議給系裏每一位同學印發了一份學習計劃表，三番兩次地利用早操集合的場合要同學們塡寫。結果，絕大部分同學都沒有照做，有的甚至用它上了茅坑。這可把我氣壞了，我在小組會上、團會上發的怨言總不下五次。其實，當時同學們根本沒有這個要求，勉強同學去做，當然不可能也不會有好的結果，要怪，還得怪自己！

（四）和第三點相彷彿，但又也有些分別，就是做完了一件工作，要是別人並不知道，並沒有給我「精神上的報酬」如誇讚、奉承……等，或者，恰巧相反地，反而獲得了批評與譏諷時，我內心中就要發生反感：『我，躭誤功課，爲你們工作，爲你們服務，你們還不體諒我，不買我的帳，眞是……』，於是洩了氣，鬧起情緒來。

有時，在鬧情緒時還這樣想：『我已經爲你們做了很多工作了，現在鬧鬧情緒，鬆弛一番，你們也該原諒我，要記得以前我積極工作時給你們的恩惠呀！』這樣一來，別人給我的批評與指摘便成了耳邊風，甚至還要即時予以反擊。

（五）不相信別人的能力，怕別人把事情做糟。上學期我担任系會常務與班會常務兩個工作，但事實上，不應該由我做的很多工作如學習方面的、康樂方面的、事務方面的……大事小事也幾乎全都由我包承了下來，雖然也有一些旁的因素，但我個人的不相信旁的同學，無可置辯地，應該是最根本的原因。這樣由一個人包辦代替，工作當然不可能搞好。後來，分工雖然漸漸明確一些，唱獨角戲的局面雖然逐步結束，但自己在心理上總還是叨念着怕人家把工作搞糟，分配一件工作時多少都含有點「請君萬勿忘懷」的教訓式的口吻。

（六）自己既然在心理上老存在着這樣一種想法：「比大部份人要強一點」；又因爲自己是系常務幹事，一切行爲總是兢兢業業，生怕別人說不是，有傷自己的「領導」身份。但是，自己的狐狸尾巴卻不可避免地還是要露出來的，理由很簡單，自己的包袱還很重哩！在這種場合——露出了自己的狐狸尾巴而受到別人的批評或指摘時，便感到是丟了大醜，傷了「身份」，失了「面子」，因之就三兩天都不舒服，想盡種種方法去挽救「面子」，這些方法之中甚至還包括了要想報復這位使我這「領導者」丟了面子的「別人」。

與此同時，與自己兢兢業業、以免喪失「身份」的同時，對別人在行爲上一些小的、非政治性的錯誤就感覺得特別敏銳，並且毫不容情地給以批評——尖銳的，有時還是含有打擊性的批評，以致一位黨員同志在我的思想總結上寫上了這麼一句話：「你應該承認，你有剝削階級那種打擊別人抬高自己的意識。」

這些事實，再結合上我日常說話中那種斬釘截鐵式的命令式的語調，有人給我取了一個綽號：「官僚」。

還在求學過程中的我怎麼會變成一個「官僚」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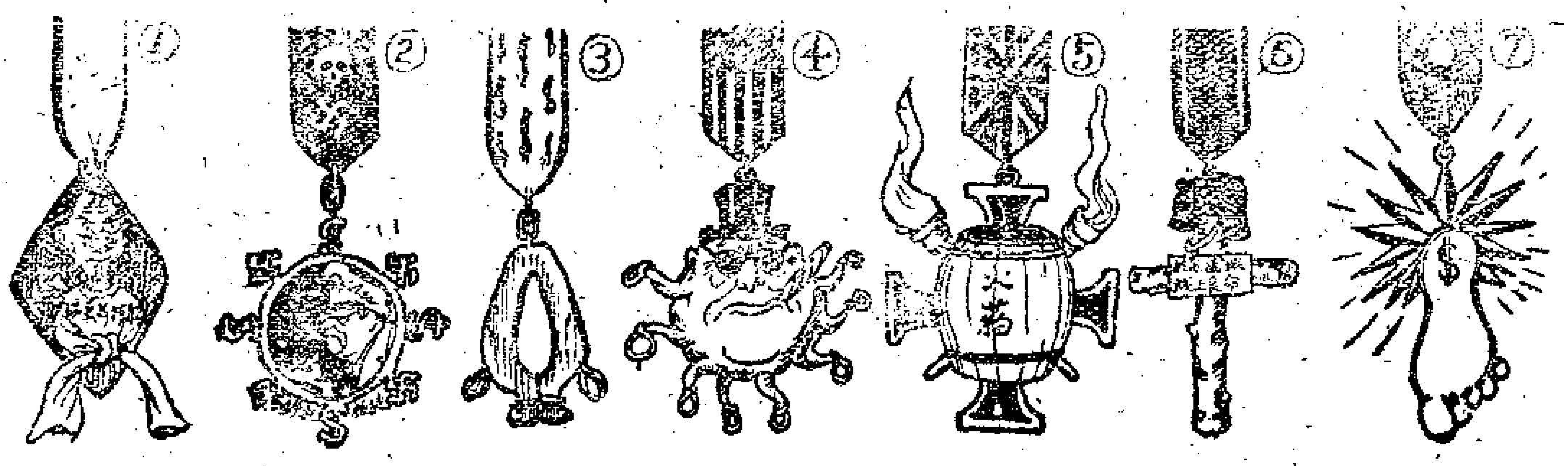
二

原來我有這麼一些經歷：我雖然出身於湖南湘潭一個農村小資產階級的家庭裡，經濟環境不算好，但從小到大卻是一個極受家庭重視的人。初中時代，一方面，因爲一位丁姓導師過度的溺愛，使我變成了一個「目中無人」「以小賣小」的狂妄少年；一方面，因爲受了那位身爲國民黨CC派二流政客的校長的影響，一個「身着披風，口含烟斗，走起路來一步一點頭，說起話來一句一擺手」的官僚塑像變成了我以後十年來追求的目標。高中時代，父親的逝世刺激了我，用功一些了，成績開始好起來，提上了初中時代那些比我好的同學，因之更加「目中無人」起來。高中畢業後，入了蔣美合辦的譯員訓練班，因爲年齡較輕，記憶力較強，自己的好勝心又使自己成天在書本裏打圈子，所以，在三百多名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大學生的同學群中，成績紀錄居然還在前十名之列，這樣「自負」的心理便又更進一步地獲得了發展。接着於一九四六年春來到北京入僞警局任外事警官，在這裏我一面爲統治階級做着調查外僑的罪惡工作（儘管我沒有查出過甚麼名堂！）一面斷續地先後在華北學院、中國大學及現在還在就讀的北京大學讀書。（直到北京解放前一個月才在名義上也離開污穢與黑暗的僞警局，成爲一個完全的大學生。）這時，對僞警局中的那些警長警士夫役固然不在「眼下」，就是對同事與長官也不怎麼看得起，認爲他們庸俗，沒有我這樣有志氣——我在繼續求學，有出國留學的大志；對中國大學、華北學院的同學固然不必說，即對北大同學，也由最初那種憧憬式的欣羨漸漸形成了「也不過如此」的輕蔑心理。因爲，我敏感地發覺，除了極少數同學爲我所不及外，其他的人，無論在思想上，在學業成績上，在風度上……似乎都多少比我差。

這樣的經歷使我變成一個自高自大，個人英雄主義色彩極端濃厚的人。一個自高自大的人當然是不會懂得走群衆路綫的

給帝國主義陣營設製的勳章圖案

阿伯拉莫夫
布羅夫達雅可夫　合繪



說明

❶「瘋人病萊斯特衛」勳章，獎給白宮的工作人員以及英美的將級軍官。

❷貝爾格萊德的「鐵托叛徒」勳章，這種勳章首先獎給祖國的叛徒和變節分子。

❸美國的「頸圈」勳章，獎給馬歇爾化的國家。

❹「美援」勳章，馬歇爾計劃的執行人——霍夫曼、哈利曼完全應當得到這種勳章。

❺「榮譽戰爭挑撥者」勳章，用來獎給邱吉爾及其夥伴們。

❻西德的「白樺木十字架」勳章，專爲獎給西德的法西斯分子和他們的庇護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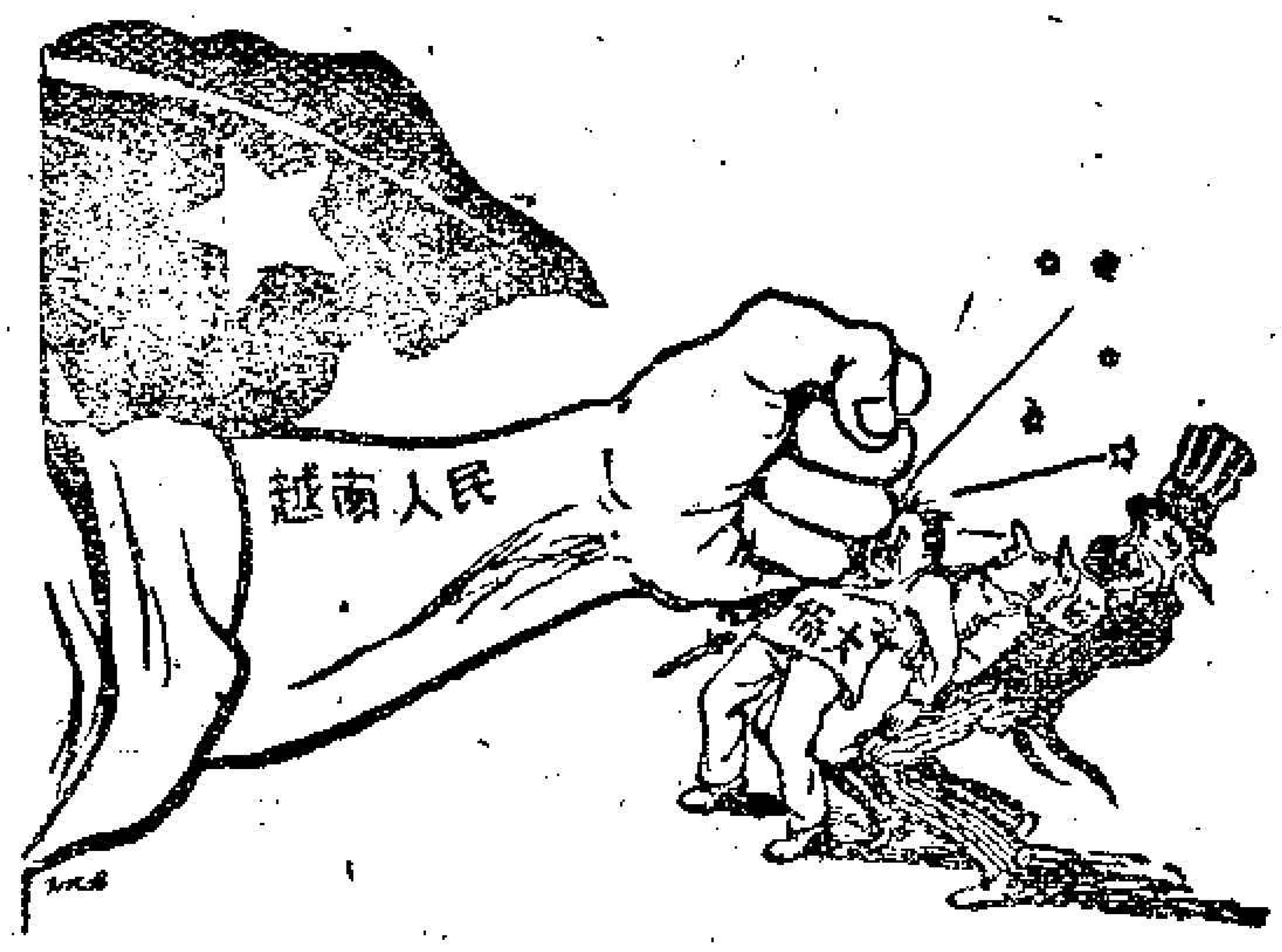
❼國民黨的「腳跟的大」勳章，上面鍍了六十億美元，這種勳章正大量地運往台灣。

火葬

丁深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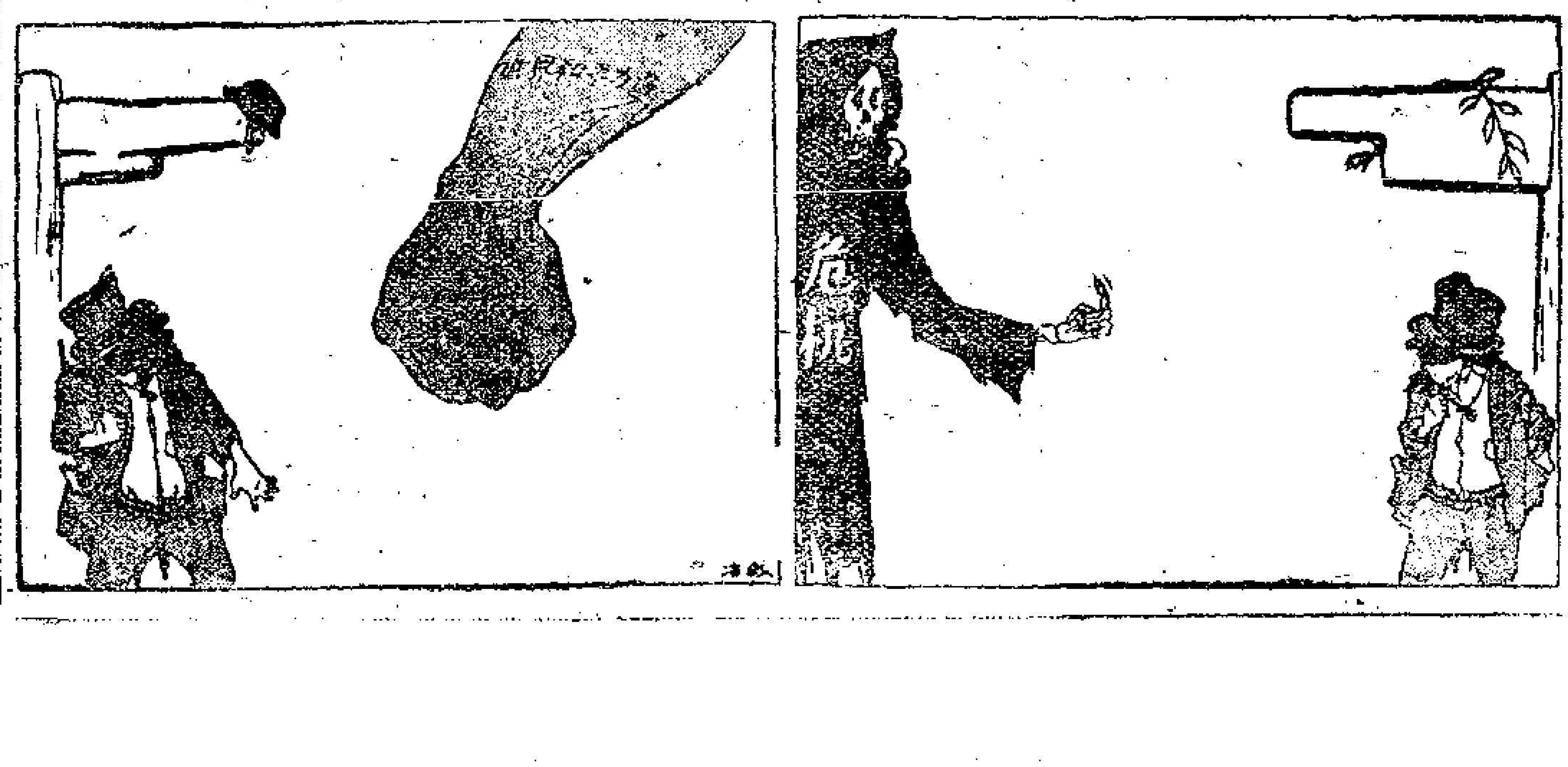
滾開，老爺們！

丁深作



帝國主義的命運：和平使他逐漸沒落；戰爭要他立刻死亡！

方成作



，於是，再形成上面舉出來的那些觀念「官僚」色彩的行爲，於是，就被人看作「脫離群眾」弄得有話都不敢找我講。（去年底思想總結時一位女同學還這樣說）

寒假中，我大大地鬧了一場情緒，幾個月來「辛苦」的系會工作沒有受得「賞識」是最重要的一個原因。一連二十多天，腦子裏盡盤旋着這樣一個問題：「幹這些工作有甚麼意義？」由於幾位黨員同志的幫助，我開始認識到：這是由於舊社會中剝削階級的歷史唯心思想未被清除，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思想意識未明確建立的原故。

正如上邊說過，我的眼睛總朝上看，欣賞能力強而看不起能力弱的人。那就是說，讚崇英雄，看不起一般群眾。這便是典型的歷史唯心主義的看法。

初步認識到自己思想問題的癥結之後，我，從這學期一開學起，便決心通過理論的學習，來批駁我在思想上的錯誤——最主要的：自高自大，毫無群眾觀點的錯誤。一個多月以來，據分支的同志們告訴我，認爲我的確有了些進步，至少不再使人發生威風凜凜，盛氣凌人之感了。

我怎樣說有了這麼一點進步呢？

二

首先，我認識到，憑主觀印象判斷人，以貌取人是完全不正確的、錯誤的。判斷人的標準應該根據其社會本質，即其心理、思想、意識、觀點、習慣、要求、以及因爲這些而表現出來的行爲等，而決不能僅僅根據他的外貌，尤其是他外貌中的某種缺憾。不長期地、虛謙地、有正確的階級立場地從這個人在革命鬥爭中所表現出來的立場、態度和行爲去作評斷，而從一兩次見面所給我的印象就決定可近與不可近，宜交與不宜交，這正是革命意識不健全的具體表現。其次，一個眞正的革命工作者不但應該懂得怎樣判斷一個人，更應該懂得在判斷一個人以後如何去對待他。對於人還在一定條件下爭取改造之，憑第一眼判定出「不可近」的群眾便不肯去聯繫，這除了說明自己還是一個需要大力改造的思想上還有「缺憾」的非無產階級的知識份子以外，還說明了甚麼呢？

這種思想上的「缺憾」是在舊社會中長期培養出來的，是剝削階級唯心思想的一部分，要徹底除掉不是短時期所能辦到的。我自從在理論上認識到「人是有階級性的，判斷人的標準應該是根據其心理、思想、意識、觀點、立場、態度與行爲，而不是其外貌」以後，便對幾位以前被我看作「不可近」的同學作了進一步的了解。這種了解證明：身子矮小的人並不見得陰險，愛眨眼睛的人並不一定不誠懇。同班的一位彭姓同學愛眨眼睛，而且走起路來一搖一擺，但是他在同學中的印象並不是不誠懇，相反地，是誠懇，是肯熱心助人，因此，他被選爲團總支的委員，最近還要入黨。不從科學的階級觀點出發，不用科學的客觀標準去判斷人是必定要得到不正確的結論的。

其次，我根據劉少奇同志在論共產黨員修養一文中所指出的「共產主義事業是人類史上空前偉大而艱難的事業」的道理，聯系自己，初步批駁了「眼睛祇朝上看，欣賞能力比較強的人而看不起能力不如自己的人」的以小資產階級爲其產生的階級基礎的錯誤思想。我了解到：人的能力的確有高低之分，正如一部機器中的螺絲釘有大小之別一樣。如果說能力高一點的人相當大螺絲釘，能力低一點的人便應該說是相當於小螺絲釘。在一部機器中，各種大小螺絲釘都有其一定作用，也祇能發生一定作用；在空前偉大而艱難的共產主義革命事業中，每一個參加者都祇能起一部分作用，但也必定能起一部分作用。即使能力再強，你也不能把革命事業包辦下來。

了解了這個道理，我聯系實際地研究了一下我週圍的同學的工作情況。老朴是一向被我看作「自私自利，從不肯爲大家工作，也毫無能力可言」的一個，這學期他担任了管理圖書室的工作。政治認識提高的結果使他把整理自己床鋪時那種細心的、愛整潔的作風擴大到整理圖書的工作上來；「這是我這個自認能力高的，可是平日連被子也不理的人所能做到的嗎？」想了想，我不能不慚愧起來。能力是多方面的，每一個人都有其特長；能力是在發展中的；應該辯證地着於向其長處學習，這才是正確的。

工作做得好可能說是一個人的功勞嗎？應該因此而沾沾自喜，耀武揚威嗎？不可能的，不應該的。

就拿那一次助學金重評來說吧：如果沒有前華北高教會明確詳盡的指示，如果沒有因爲革命形勢的發展而造成的同學們在思想上的普遍的提高，如果沒有黨團員同志們的帶頭作用，……所有的會能開得成功嗎？而這些都是我一個人的功勞嗎？不是。既然不是我一個人的功勞，我有甚麼理由沾沾自喜、耀武揚威呢？叫令說，其中個人的服務也有：會中作了很好的準備，會中也很好地掌握了會場，……但這比起全世界全人類的解放事業來又渺小到那裏去了呢？

工作沒有做好，怪群眾嗎？不能怪的。群眾不願意做的事，強迫群眾做，這不正是國民黨的官僚作風嗎？當然，群眾中可能有落後現象，這是事實。但要知道，這些落後現象，不是群眾的本質，決不能解釋爲群眾生來就落後，永遠就落後；祇能解釋爲：群眾還沒有好好地了解這個問題，還沒有這樣的覺悟。要把工作做好，把問題解決，就應該耐心地說清道理，使群眾覺悟到這樣做對他們有利。劉少奇副主席這樣說過：「對群眾強迫命令，是犯罪行爲。」上學期末給同學們印發計劃表，勉強同學們填，我現在自己檢討，這樣的行爲是不正確的。

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人，是不會計較自己的勞動的。與此相反，斤斤計較個人的職稱、薪給、地位、生活的人，喜歡別人奉承他、捧他、誇讚他的人就一定不可能是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人民勤務員。在學校裏讀書的青年學生雖無從計較薪給與地位，但對於奉承、捧場、誇讚等所謂「精神上的報酬」卻是很感興趣的，我過去便是這樣的。

這是因爲把自己和群眾對立起來，沒有認識到：「自己也是群眾中的一份子」，而把自己看作在群眾之外、群眾之上的一員的緣故。群眾選你出來担任某一部門的領導工作，你如果認爲這是有了地位，高人一等，這便等於說「我與你們之間有了區別了」。既然與「你們」有了區別，那當然要把自己的一切與「你們」比較一番，這樣，便形成了「我」與「你們」的對立，也就是「個人」與「群眾」的對立。所有的那些「爲你們服務，你們應該原諒我……」、「現在鬧情緒，你們也該原諒我，要記得以前我積極工作時給你們的恩惠呀！」等等可恥的囈語便都是因爲這種思想根源在作祟而產生出來的。

不相信別人的能力，怕別人把事情做糟；希望把事情做好，這是好的，但不相信別人，不信任群眾，這卻是澈底錯誤的想法，有了這個錯誤的想法，主觀上想把事情搞好，那也絕對不可能。

群眾的智慧，群眾的力量是無窮盡的，不是一個人的智慧與能力所能比擬的。陳伯達同志說過：「任何的難問題，自己在腦中想不通的東西，一旦和群眾商量，便能迎刃而解，豁然貫通。……」

事實上，檢查一下我上學期所做的一些工作，做得比較好的幾樁便都是因爲和群眾商量得比較詳密，吸收了群眾的智慧的原故；相反地，做得比較壞的幾樁都是

因爲沒有和同學們好好商議，或者沒有發揮其他幹事們的積極性的原故。包辦代替是不可能把事情做好的；大至整個人類的解放事業，小至開每一次小組會，都必須動員群衆的力量才能完成。

「自己有了過失，還怕指責批評，以爲這是傷了身份，丟了「領導者」的面子，好像太歲頭上的土，不要群衆動彈分毫，這不是反動的統治階級的思想，是甚麼？原諒自己，不放鬆別人；提高自己，打擊別人；這不是剝削階級的意識，是甚麼？這不但表現出：完全沒有革命青年應有的那種偉大而忠誠的互助精神與團結精神，而且說明了自己還殘存着沒落的剝削階級的思想；以防礙別人發展，使別人破產爲發展自己的條件，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別人低頭受苦的基礎上。

丁浩川同志告訴我們進行批評時應發揚別人的優點與進步面，而不應擴大其缺點與落後面，正如在軍事上，我們要發展解放區，而不能讓敵佔區擴大一樣。如果我們一味批評別人非原則性的錯誤，把一些雞毛蒜皮式的小事也提高到「政治上」「思想上」的「問題」來批評一番，那便等於擴大別人思想上的「敵佔區」，那便不是同志間的「與人爲善」式的批評，而是對敵人進行的攻擊了。

四

在思想上明確了上述這些道理的同時，我從另外一方面——嚴格徹底地檢查自己的過去——來對自己的「官僚」作風進行清算。

原來我一直存在着這麼一個思想法，以爲我雖然在僞警局工作過三年，但我並沒有在那裏好好地幹過一天，絕大部分的時間都用在唸大學上面，所以，腐化的國民黨官僚作風給我的影響是很少的。其實，這個想法是大錯而特錯的，這是一種自欺欺人，自己原諒自己的藉口。

怎麼可能呢？存在決定意識，自己生活在那個環境裡，當時又沒有接觸過正確的革命的思想，怎麼不會受到傳染，受到薰陶呢？來北大後不久打過厨工一個耳光，不正是在警局中經常打罵勤工的那種行爲的繼續嗎？說起話來咬文嚼字，裝腔做勢，不正是在警局時對警長警士們訓話的重演嗎？威風凜凜，盛氣凌人，不正是在警局時全副武裝，巡邏街道時的那種姿態的復現嗎？把自己看作高人一等，不正是因爲過去是一個騎在人民頭上的統治階級中的一份子嗎？打擊別人，提高自己，不正是因爲受了反動官僚集團中那種排擠、傾軋、勾心鬥角、幸災樂禍的傳統作風的影響而產生出來的嗎？再說，自己從小就有升官發財的向上爬的個人英雄主義的思想；而舊社會裡的大學教育又還不是以培養統治階級爲中心目標，其官僚作風比起警察局來也不過祗是程度上的區別而已。這樣，我怎能說自己沒有受到或者很少受到國民黨官僚作風的影響呢？

我是去年二月間就加入了地下組織「民青」，四月間就轉入了青年團的。已經一年多了，但進步還是很少，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爲對自己的過去沒有作嚴格的清算。記得在加入組織時，還曾經把警局工作過三年的經歷隱瞞起來。直到這學期之初，因爲組織要我檢討「爲甚麼過去工作積極過一個時期而寒假中却大鬧情緒？」的原故，才把自己的過去作了一次比較底的清算。到現在爲止，我顯然地有了點進步：至少對同志同學們的態度謙和些了，使別人不再覺得我有「盛氣凌人」之感了。這便是因爲在思想上明確了上面所說出的那些道理，又聯系到自己的過去，將自己的過去作了一番清查，而決定了自己「應該做一個群衆的小學生」的原故。

當然，這種長期培養出來的個人英雄思想與官僚主義作風不是短時間內就能肅清的，必須繼續不斷地從理論學習和實際工作中去充實自己、磨鍊自己、認識自己、考驗自己；必須澈底解決個人與群衆的關係問題，認清楚「與群衆結合」「走群衆路線」不應該停留在嘴吧上，而應與群衆實際結合，同時更要懂得，在這結合的過程中，一定會發生很多痛苦、很多磨擦的道理；必須下定決心，與自己的統治階級思想進行永不調和的鬥爭，清算掉國民黨式的官僚主義作風！ 一九五〇、四月

（上接第二十一頁）

照顧得穩穩當當。至於李蘭貞則是一位赫赫有名的淮海戰役支前女英雄，這次導沂第一階段，她也帶領了九個婦女不遠百里而來，在河工上一樣的推土挖方，大顯身手。

由於民工們的辛勤工作，蘇北導沂工程首期第一階段，於去年十二月上旬開始，只二十五天便完成土方九百萬公方，破工百餘萬公方，打下了今春勝利完工的基礎。目前第二階段亦已完成一半，其中沭陽等縣民工並已接近完工，該縣在不影響工程進行原則下，已調回七千民工回家春種，貫徹上級指示做到耕修結合。本階段開工時適值冬寒春來，各地民工在熬過冬荒後趕上扒河，都倍顯興奮，沭陽湖東區災民曾說過「趕上扒河，餓就餓不死了」。爲了鼓舞民工情緒，導沂[illegible]沭政府部最近在工程中召開了一次扒河工程、民工代表和幹部大會，這次大會上充分洋溢着立功光榮的氣氛，人們用快板詩歌歌頌着功臣們的英雄事蹟，歸做的呼喚着他們的名字，指點着他們的照片；兒童們扭着秧歌向他們獻花，唱着「民工模範頂瓜瓜，扒河如水爲大家，扒好沂河好放水，田地多長好莊稼，虧你們，功勞大，傳千古，揚天下，我們無酒又無茶，每人獻上一朵大紅花！」是的，還有什麼比人民的治水英雄還值得更多的榮耀呢。會上，王大鍬班除了得到一面大旗外，還獲得犍牛、農具等獎品，激起了很多人要向他學習。最近中央和華東二電影局派記者到沂工攝取新聞，又一次掀起了民工們的挑戰熱潮，他們紛紛立志爭做模範，把自己的勞動形象拍進鏡頭，帶給毛主席看望。在民工英模和黨團員帶頭下，河線上戰鬥紛飛，立功運動獲得了全面的展開。在運動中民工們更注意到技術的改進，如灌雲民工創造了「連坯裏」的方法，大大提高了挖土效率。

因爲民工們在工程中都能積極挖土和注意節約，據導沂工程第二階段頭十天的統計，一般民工都得賺糧三十餘斤，最多的能賺到一百多斤，有力的幫助了災區人民渡過春荒。但目前工程中已經發現部分工段重量不重質，工程不合標準的現象，爲此，蘇北行署特於四月十七日發佈提高水利工程質量的指示，並從上而下深入動員進行教育，指出「一尺不牢，萬丈不保」的危害性，要求加強技術領導，進一步貫徹立功運動，糾正偏向，以保證工程合乎標準。

記者於最近在沭陽首次訪問了新沂河，當我初次聽到那「抬起呀碌來呀，嗨｜嗨呀；打呀打下去呀，嘿呀嘿嘿；扒河呀，不是呀，嗨呀嗨，爲了自己啊，嘿！呀嘿嘿……」的有力的破工底號子時，我內心中不禁充滿了無限喜悅。巨人樣的新沂河，它底兩堆間有三里多路，兩頭望不見首尾：在這個大的河床傍邊，成千成萬的民工們揮着鐵鍬，推着手車，起早帶晚的與大自然搏鬥。這個偉大的勞動場面，使我想起了在這裏未來將有翻天的白浪，被河身緊束着奔向黃海，想起了蘇北人民的美好的未來。啊！新沂河，建設新蘇北的先聲，它將帶給我們以一千四百萬畝的沃壤，每季增產七萬萬斤的金黃的食糧，把廣大的災區變成人民的穀倉！（一九五〇、四、蘇北）

這一代青年生長在光輝的毛澤東時代！

──「五、四」紀念在北京

之　鍾

在今年的「五四」節日，北京的青年都浸沉在狂歡裏。

當年「五四」運動的司令台的北京大學，在五月一日到七日舉行了一連串的慶祝活動──五四紀念周。其中有文藝晚會、歷史晚會、經濟晚會等。而最富有歷史意義的則是「五四」那天揭幕的「毛主席工作處」和「李大釗同志紀念室」。地點是在紅樓的一樓的東南角。房子是內外兩間。內間是當時（一九一八年）「圖書館主任辦公室」（李大釗先生當時任此職於北大）現在的陳列都是按照原來的式樣。這間的四壁多是當時李大釗先生列難時的照片。在一九二七年當李先生受到北洋軍閥的殘酷的絞刑時，許多同時蒙難的伙伴，都感到有點恐懼，而李先生於臨刑時則鎮靜地最後爲共產主義作了一次演說。眞理是不可戰勝的，獲得了眞理的人是無所恐懼的！

外間是李大釗先生的會客室，毛主席當年曾在此工作過。這間的陳設以毛主席爲中心。房內有兩個玻璃櫃子，那還是一九一八年時的原物，其他傢具則是按當年的樣式而現製的！兩個櫃子裏滿陳了毛主席的著作，牆上四壁還掛着毛主席幾個時期的照片。在毛主席曾經工作過的一張桌子上，放着毛主席爲「五四」三十一周年紀念的親筆題字──『紀賀「五四」卅一周年團結起來爲建設新中國而奮鬥。』

毛主席在當年北大圖書館所担任的職務是助理員，每月有八塊錢的薪水，據幾位老職工說：毛主席終日除工作外，就是埋頭讀書。而尤其喜歡讀新出的雜誌。就在這個房間裏，毛主席孜孜不倦地讀書過、工作過。也就在這個房間裏，當年李大釗所領導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開過會。「五四」運動是在什麼情況下發生的，「五四」運動對於中國革命有什麼貢獻，這個小房間將是一個很好的見證。『要記着，要愛戴，要學習，我們的導師，我們的領袖。』這是北大工會對這個紀念室的獻辭，這獻辭也說出了我們每一個參觀人的感想。

×　×

「五四」那天的遊行，是在下午二點半開始的，雖然「五一」那天曾有相當的疲勞，但青年人的興奮與歡樂却依然沒有減少。東單廣場的隊伍，在下午一點鐘左右就已經集合了！先到的隊伍，就在風沙裡展開了各種各樣的康樂活動，打腰鼓，扭秧歌，做團體遊戲，……這裏表現了無限青春的活力。

遊行的行列是以儀仗隊爲前導的。儀仗隊裏除了黨旗和國旗外，今天第一次出現了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團旗和少年兒童隊隊旗。在一片旗海的後面，就是毛主席和斯大林的兩幅巨像，此外還有各民主國家的領袖像。緊接着就是象徵「五四」運動的五個火把（一大四小），這火把曾經照耀過中國人民鬥爭的道路。幾千名紅領巾白襯衣的中國少年兒童隊員當走過天安門前時，還放出了無數支的和平鴿子，表現出了年青這一代人爭取和平的意志。還有十三名隊員上主席台去向劉副主席等獻過花，今天天安門上檢閱我們的，已經是我們人民自己的領袖了。天安門前曾經經歷過無數次的遊行行列，在北京沒有解放以前，每一次遊行時，統治者們那一個不是把年青人當做仇敵？而且那一個又敢在天安門前檢閱年青的一代？而今天，遊行的隊伍向主席台獻了花，台上與台下互喊着「萬歲！」

許多單位的遊行隊伍，都用變換隊形或脫衣服在天安門前組合着各種各形的字樣。如人民大學就用脫衣服組成了「慶祝青年節」的字樣，換了一下衣服以後，又變成了「毛主席萬歲」。遊行的隊伍中，還有回民和藏族的青年，『全國各族青年團結起來，建設新的人民祖國！』

青年們在熱烈而愉快的氣氛中通過了天安門前的檢閱台，隨後就走向中山公園。政府在園內爲青年們安排了一個遊園大會，以慶祝他們自己的節日。園內除了蘇聯文工團的表演以外，還有北京各種各樣有名的雜要。進園的人太多了，各種表演節目擠不進去時，有些就自己組織起來做臨時的團體遊戲，有的隊伍不留神，就被別的單位包圍上了。要求「××學校來一個。」忽然，包圍的又被反包圍起來，不表演一些節目是出不去的。筒子河畔的林蔭道被分割成大大小小的遊樂場，有的打腰鼓、有的跳匈牙利舞、有的跳東方紅、也有的做投沙袋、騎子過河、消滅敵人等遊戲。高爾夫球場有精彩的籃球比賽，中山堂前面有馬戲團的大武術，玩、耍、鬧、笑……青年人在盡情的歌唱，盡情的歡樂。

無限歡樂中也有令人深思的地方，那就是中山堂的「中國青年運動史料展覽」。從「五四」時代起到「七五」止，卅年來的時光，中國青年經歷了無數次的鬥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是毛主席偉展覽會的題詞，這題詞說明了「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五卅」慘案中上海學生何秉彝被英帝慘殺了，一二九時代北平的學生遭受到了水龍和皮鞭，一二一時代昆明學生被國民黨匪幫槍殺了，「七五」慘案，反動派還搶出了機關槍……而今天，由於中國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的鬥爭，由於中國青年在毛澤東旗幟下的勝利，却使政權回到了自己的手裏。從展覽會出來，我看到在艷麗的牡丹花下，在青翠的松樹林裏，在碧綠的河畔，在無數紅旗的招展下，到處都是青年人的青春氣息，到處都是笑聲，到處都是高歌甜舞，到處都是熱情的歡樂……『這一切都顯示出了：「歷史並沒有重演！歷史找到了自己的主人！」多少年來被反動政府所壓抑着的「五四」（國民黨匪幫定三二九爲青年節），今天總算是回到了歷史的本來面目。

是的，這一代的青年是幸福的，因爲他們是生長在光輝的毛澤東時代！

（上接第二十三頁）

今年小學恢復，學生買不起紙、筆、石板，村幹部和老師想出了「從無到有」的辦法來了，由老師帶頭，發動學生自己下手去打柴草，每人每天課餘打十斤，年大的多打點，預計每天可打七百斤，一月兩萬一千斤，可換二四石莜麥，這柴草便賣給農場，先預支一個足用的數目把學生需要的東西買下。問題──經過雙手的勞動便如此解決了。

恢復發展．需要刻苦努力

這個村子土地的條件是足夠的，連年人禍加上天災，使她貧困了，當然，群衆本身努力不夠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比如過去在長達半年的冬閑期間，婦女們副業生產做得很少，地裏的活也從來沒做到精耕細作，犁一遍就算了，播上種，鋤一遍算了（有時連鋤也不鋤）今後如何把全部勞動力（男整勞動力八十六，女六十九）投入生產，精耕細作，施肥，造林，加緊副業生產，戰勝自然，克服困難，日子會一天比一天好過的。

擺脫了帝國主義、封建、反動統治的鎖鍊之後，雙手堂村已邁入恢復、發展的第一步。

工業化的經濟建設在號召着新中國的青年奔向東北！

林維仁

一

從一九四九年春起，東北基本上就轉入和平的經濟建設時期。一年來，全世界震驚于新中國的誕生，全中國注視着新東北的生長。

東北人民政府與中共中央東北局領導四千七百萬的東北人民與××萬幹部，堅苦奮鬥，恢復了一九四四年的工業水平，創造了許多新紀錄。在三月廿日到廿二日的東北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又通過了一九五〇年的經濟建設計劃。——公營工業生產總值將等於去年的133%，使工業比重由去年的百分之卅五提高到百分之四十三，它的資金將佔東北全部歲出的百分之五十四，並獲得最可靠的保證。農業生產要求產量一千八百萬噸，合去年的百分之一百卅七。商業將使國營商店增達一千五百處；而國營商店與合作社將佔社會零售流通總額的半數，較去年增加百分之十六。

高崗主席作了「恢復與重建東北」的報告，還着重地提出了四個重要的問題。第一，計劃問題。他指出：我們的經濟是朝着計劃方向走，必須使我們的經濟計劃要變爲有組織的行動與廣大群衆的生產運動結合起來。今後要推廣合同制。第二，企業管理的問題。他提出三個正確的方法：建立責任制、管理民主化、實行經濟核算制度。第三，新紀錄運動問題。他指出過去的偏向性與盲目性；今後要引導與鼓勵工人發揮創造力，改進作業方法與技術條件。第四，發展農業生產問題。他分析了現在東北的四種主要的農業經濟形態：❶農民個體經濟，❷合作社經濟，❸富農經濟，❹公營農場。然後提出分別領導發展的原則：對於個體農民，應予保護，發揮其積極性；對於合作社，應加强領導並幫助它們發展；對於富農，允許其發展，不排斥也不加限制，但予以必要的合理的管理；對於公營農場，則注重推廣優良品種，應用新式農具與農業科學方法，以改善農業生產。

在會議的總結上，高主席要求大家要「把計劃變爲現實！」

二

「把計劃變爲現實！」這不是一個簡易的過程，它必須有無數的工作幹部再接再勵的努力。

東北人民政府工業部、商業部接連地派遣招聘團，分別到北京、天津、上海各地招聘各種人才到東北從事經濟建設。工作人員一批批地從關內來了，他們被安頓在各個最適宜的工作崗位上。學員一批批地從關內來了，他們開始在「學習」政治課與業務課。

天氣冷嗎？一般說來，在冬天，東北的氣候比江南寒冷。但是這並不成爲一種不能解決的困難；因爲各個機關辦公室有暖氣設備，宿舍也有暖氣設備。——而且，春天已經來了，陽光特別好。

膳食成問題嗎？也不。怕吃粗糧——高粱米、大餅子的人們，已經可以在「食堂」中自由選擇食物：大米飯、大米粥、湯麵、炒麵、包子、餃子、各種炒菜，各種湯菜，眞是應有盡有了。「食堂制」不僅已經普遍地建立起來了，而且它還有個好處，是吃一餐算一餐，吃多少算多少；月底結賬，再由工薪中扣抵。

個人生活費是不愁不夠用的。最低的工薪每月九十六分，還是初中程度，剛參加工作的待遇。高中程度的一般可以領到108至113分，個別的也有一百四、五十分的待遇。大學程度自123分起支，科員職則可支達153分，科一等科員職則可升至二百十分，如果是個科長則可達到二百九十七分，而一個經理的待遇的規定是自236分到444分。（一分値東北幣，以瀋陽爲準，一萬三千九百元，東北幣十一元現合人民幣一元；所以一分即合人民幣1264元）東北幣的購買力很强，因爲物價非常平穩，自元旦到三月底止，平均數才漲百分之五，現在豬肉一斤是三萬元，大米一斤是八千八百元，雞蛋是三千五百元一個。這兒有金銀市價，可以比較一下。黃金（九八成）每兩東北幣一六二〇萬，袁大頭每枚是十三萬一千元。

教授講師與技術人員，一般的待遇還更好些，因爲事實迫切需要大批有眞知實學的專家學者，來領導正在「學習」中的許許多多學員與幹部，來從事具體的實際的堅苦的技術工作。

擔心住宿不好嗎？那只是多餘的顧慮。機關宿舍絕大部份都是新式的洋房，少數日本式的樓屋，室內設備管理都很夠水平的。小間房住二人至四人，大房間住六人至十人。

每週末，星期六夜與星期日整天，是自由時間。星期六夜飯慣常要提早吃的，因爲要集體（自由參加）去赴晚會，或者去看電影、話劇。文娛費用全部由公家負担。

運動設備與音樂設備也很普遍，公餘打打球玩玩樂器，大夥兒搞得非常有趣。

東北人民的生活已經普遍不斷的提高，我們工作同志的生活也隨之提高。我們的目標是工業化，要工業化中國必須先工業化東北。東北是中國的工業基地，東北是中國的發端！

工業化的經濟建設，在號召着新中國的青年奔向東北！

（四月五日清明節寫于瀋陽）

啟事

一、股東公鑒

各位股東先生：前年本社遭受國民黨迫害時，全部股東先生的地址都遺失了。去年十一月本刊復刊時，我們曾刊登啟事，希望和各地股東聯系，但迄今仍有一部分股東的地址還不知道。現因本社結束在即，關于一切賬目及經營情況，我們負責處理的人，理應向各位股東提出報告，有一個清楚的交代。希望尚未和本社取得聯系的股東先生，能在最近期內以地址見告，以便通信。

二、定戶注意

各位定戶先生：本刊原定十二期爲一卷。六卷十二期出完後，因爲關于本刊改組的工作尚未完成，爲避免和讀者的聯系中斷起見，所以臨時又續出二期，期數即十三、十四兩期。各位定戶先生原定的滿期期數，一律提前兩期計算，例如：定單上原爲七卷十四期滿期者，因爲已增寄了六卷十三、十四兩期，應即改爲七卷十二期滿期，以此類推。本刊改組後，凡未滿期的定戶，仍由本社負責，續寄「新觀察」，直寄至各戶應當滿期的一期爲止，謹請定戶釋念。以後讀者定閱，請逕向新華書店定閱爲荷。

三、代郵

許誠先生：尊稿「山西忻縣專區幹部學校改造工作初步經驗」一文，已刊六卷十期，請告地址，以便寄奉稿費。

劉欣鳴先生：尊稿「唐世岑的轉變」已刊六卷十二期，請告地址，以便寄奉稿費。

把災區變成人民的穀倉

——記蘇北導沂整沭工程

鄔瑞·白磐

今天，蘇北人民爲了子孫萬代綿長的幸福，爲了保衛自己年年豐碩的勞動成果，正以全力緊張地進行着百萬人規模的水利春修工程。工程最主要的部分——導沂整沭工程，春季已做土方一千二百萬公方，達本期工程的百分之四十還多。

沂水、沭水，蘇人皆知是蘇北歷年水患的主要根源，而水災則是蘇北人民的根本大敵。單拿去年來說，六月間沂水支河在隴海路北邳境至宿遷兩岸決口十一處，正幹在隴海南北又同時決口二十處；主流直沖運河，又由前沭灌入淮流，在官田一帶復決口十數處；然後洪水直注到沭陽東北及灌雲以及上房一帶，造成一片澤國。結果單據淮陰專區的統計，即淹沒田畝八百二十萬畝，失收秋禾約億七千萬斤，直接死傷人口六九一名、家畜一六〇八頭，人民損失至爲浩大。

這就是爲什麼以前淮海人民要時常悲歌「新沭不見海，見面一大片……」「淮海十年九成災，萬頃良田水裏埋：」等一連串憂傷的民謠的由來。但是淮海人民除了這不盡沂河的無限憂痛以外，他們還不會忘記過去國民黨反動統治者侵吞治水經費，假公濟私所造成的災難；他們更不會忘記一九四八年蔣匪五十四師把紀集以南、白菜樹附近小南門一帶的沂河東堤，掘開三十餘丈，致使宿北三分之一的田畝被淹，七十里隔窩一片汪洋的罪行。水災是與反動統治並存的，今天的淮海人民，他們會告訴你當年怎樣在天災蔣災的重重煎迫下，一面靠一點芙蕖根、山芋葉維生，一面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過如何殘酷的鬥爭，而終於贏得勝利的故事。也在今天，蘇北人民在戰勝了蔣介石以後，又開始用自己的力量，爲戰勝當前嚴重的災荒，增加生產，打下不拔的基礎。

爲了建設人民的新蘇北，爲了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蘇北人民行政公署去年就決定了去冬今春的中心工作是興修水利。同時經過了實地勘測、反覆研究，又擬定了「蘇北興修水利計劃」，訂定以導沂整沭爲首要課題。工程的具體實施則是將沂水北移，改[illegible]沭河，再在北面另開一條新的沭河，採用築堤漫灘，以利排洪，並立即動員工程人員，組織力量，進行了新沂河的詳細勘測。

工程人員的辛勤工作，找出了新沂河的路圖。新沂河龐大的身軀在村莊稀少的平原上穿過，它來自山東，沿馬陵山西麓，直經駱馬湖，然後就在馬陵山斷麓的地方（峰山）轉向淤黃河，一直伸入黃海。新沂河不像舊沂河那樣兩岸全是砂土，不宜建堤；同時路線短、斜度大、灣曲少，非常適合排洪需要，其最闊的地方有五華里，未來在夏秋汛秒將有四千五百立方米的洪流被送下海去。新河全長二百公里，最初規定需動員五十萬人，分兩期把他完成。

計劃訂立了，蘇北上下立刻全面捲入了扒河治水的熱潮，蘇北人民行政公署除了撥出二億三千萬斤的雜糧，充作以工代賑的經費以外，還在去年十二月間成立了蘇北導沂整沭工程司令部，統一領導工程的進行。報紙、農村劇團、黑板報、土廣播、……都拿出全部力量，日夜宣傳着治水的好處，號召群衆投入扒河運動。受盡沂水苦難的淮海農民，聽到了治水的消息格外興奮，他們趕早就準備好手車、鐵鍬，結束秋種，湧上河工。同時大批的船隻車輛也很快地被組織起來，爲完成沂工糧草供應任務而努力。在淮陰專區每一條公路上，日夜都穿着絡繹不斷的人群，老人們坐在裝滿樹柴茅草的牛車上，揚起鞭子，吆喝着牛兒向前；成群結隊的婦女們挑着擔子，趕着毛驢，緊張地晝夜運河工的麵糧。

「扒河爲自己！扒河不受淹！扒河渡災荒！」，在這有力的口號下，短短的十幾天內，就完成了動員河床居民搬家、組織民工和籌運上萬萬斤糧食的艱巨任務。在幾十萬治水民工大軍中，有即將結婚的未婚夫妻，也有七十多歲的「賽黃忠」黃永貴；有全國揚名的支前模範王大鐵和李蘭貴，也有來自淮海重災區角落裏的災民，爲了扒河，他們都來了。另一方面，各地後方人民也在「前方扒河爭模範，後面生產立功勞」的口號下，紛紛訂出生產計劃和[illegible]了競賽，差不多淮海每一個人民都投入了這次扒河的偉大戰鬥。在沭陽城東大衆黑板報上有一首小詩寫道：「小油燈，明又亮，媽媽嫂嫂帶夜忙。嫂嫂推磨不落谷，媽媽羅麵不停忙，忙碌不爲別的事，是爲民工做口糧。民工吃飽方塘去，你能我勝比高强，大家踴躍齊出力，沂河扒好免災殃。」從這首詩我們就可約略看到蘇北扒河熱潮的深入和廣泛了。

「一戶麻煩，萬戶享福」「一時麻煩，萬世享福」，人民政府是用這樣的道理來說服動員河床內居民遷居的，並且還發出大量楷頭和柴草，幫助解決他們的困難，於是河床內四千多戶居民，便一齊很快地遷居了。許多長龍似的新村莊在沂河兩岸建立起來，居民們以辦喜事一樣的心情將剛落成的新居品題着名字；不少莊子都同時被叫做「萬代莊」，因爲人們說「河扒好了，子孫萬世不再受淹」。這些新的村莊再加上無數的民工們所住的帳棚，更使得新河沿線熱鬧非凡。整齊的蓆棚，配着低矮的鍋灶，一眼望不到頭，那裏也有着叫賣的聲音和羅列的大小攤販，附近老百姓們都說是活像新興的一條街市。清晨，[illegible]升起炊烟，就像下霧；夜晚在紅旗影裏，又閃爍起千萬盞燈火，眞是蔚爲壯觀。

導沂民工們的生活，一般都很勤勞刻苦，這從「扒河三件寶：狗皮、鍋灶和破襖」一句詩裏就能看得出來。但是他們的生活同時也充滿了愉快的情調，每天晚上都要讀報、學文化，有時便也吹拉彈唱，互相鼓舞。在實際工作中，他們更以自己的勞動熱忱和深切的體驗，創造出許多新形式的文藝作品。像有名的一首小東詩：「小東縣、河堆長，一東苦糧二三兩，不怕方土有桌子大，吃不住我鐵鍬一百下……」，這是多麼的精采生動。同樣，河工們在「多挖方土多省糧」的號召下，他們的勞動態度和挖土成績也是很值得歌頌表揚的。在他們當中曾經湧現出很多英雄模範，像王大鐵與李爾貞的故事，已經膾炙人口了。

「十縣第一、淮海聞名」這是導沂整沭政治部獎給王大鐵的錦旗上的兩句話，王是沭陽章集人，原爲支前模範，這次在沂工上，第一階段領導二十八人以十四個晴天完成冬季工程；第二階段又領導十個民工，工作二十七天做好了春季工程，榮獲導沂「一等模範班」的稱號。該班工程做得好而且快的原因是由於王大鐵領導得法，全班團結一致，抓緊時間，分工精密，結果打破一切河工記錄；做土已在二三七〇公方以上，淨賺工資糧達四千斤回家渡荒。王妻包素才也很能幹，在家領導全組婦女積極春耕生產、磨糧[illegible]草，每次都在開工前替民工們把生活上的一切，

（下接第十八頁）

從北京到長安

汪　玕

一九五〇年四月二十五日，隨着夏季列車運行的改點，中國交通史上開闢了新的一頁，北京長安間直通客車正式開通，不僅溝通了首都與大西北的交通孔道，直接的對軍事政治與經濟上起了莫大的作用。

筆者，在四月二十八日的清晨五時五十分，擔當了這班車的值乘任務，五月三日晚十時四十五分正點返歸北京，我謹抱着十二分的熱忱，向讀者報告這次直通車的沿途的概況。

從北京到長安共長一千一百九十二公里，是從京漢線經鄭州轉隴海線直達長安。在這一千多公里的鐵道上，百分之七十五強是完全重新建築的。在去年的今日，這條路線上有六百公里左右沒有鋪一條鐵軌，三百公里左右被反動統治者利用它作爲屠殺人民的工具。現在在這短短的一年中，這動脈復活了，血液暢流了，人民的財富返回到人民自己的手裏，利用它縮短了地域的距離，節省了時間的消耗，繁榮了大西北的經濟，加強了政府主幹與支幹的連繫。

這鐵般的事實，它爲什麼修得這樣快，修得這樣好！材料充足嗎？不是。用人過多嗎？不是。一切都不是，只是每一個人都知道，鐵路再不是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用它作掠奪資源與屠殺人民的工具了，它已經是我們自己的了，它是建設中國偉大的新經濟唯一的工具！

在這一千多公里的鐵路上，除去潼關以西，並未遭受戰爭破壞外，其餘戰時的傷痕還都存在。保定以南簡陋的站房，零亂的碎鐵，依然可見。然而，新的永遠的洋灰橋基已完全矗立起來了，剛從廣東運同美帝的軍用鋼樑，平穩堅固地躺在上面了，人民的列車不減速的通過了，馬車拉着新磚送到車站去了，從這些事實，我們已可以見到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們是多麼的殘酷，多麼的可惡，一切一切的創傷，是我們自己用最大的力量在最短期間內給它修復了！

過黃河鐵橋，這偉大的工程，全橋只賸了十四孔了，其餘完全是我們人民自己新築的。「黃河之水天上來」，車上發出了雄偉的聲歌；列車行走很慢，黃河水很急很大，想起了反動派的掘堤，與八一五後的黃河復舊，又想到淮水的淤塞，宿縣的水災，我們不禁要問「災難是誰給我們的？」

從北京到長安兩天半中換了相距一月以上的氣候，列車經過保定立刻感到兩種滋味，冀中的熱風捲揚着瀰漫的黃土，過了鄭州，那簡直是炎夏了，到了長安又彷彿回到北京的氣候！

一千多公里中最偉大的場面就是那四里無際的碧波——肥壯的麥田，告訴投機的糧商們，我從沒見過像今年這偉大的場面，從保定到石家莊，從石家莊到新鄉，從新鄉到信陽，從信陽到長安，連河南西部黃河沖積層上的梯田，小麥是一區間比一區間好，又壯又大！石家莊附近比保定的好，河南北部比河北的好，河南西部又比北部的好。保定以南的麥早已秀穗了，最多一個月後新麥就該登場了。田裏農民，在厚水、在除草、在種菜，工作是那樣忙碌，是那樣愉快，這足以說明今年美麗無比的豐收的年景，更足以說明土改後的新農村的景況。

從鄭州到長安四百多公里，情景是令人留戀的。列車從鄭州折西轉入隴海路，沿着黃河走，完全是黃河沖積層的立性黏土地帶，列車經區是靠水傍山，山勢險峻，山洞很多，橋樑也很多，路坡度很大，最高坡度爲千分之十八，通常都在千分之十四左右。山花遍野，槐樹像紫雲一樣，居民都居在窰洞裏。經過靈寶關，洛水北折，新洛水鐵橋剛剛竣工，水勢漲了，鐵道兵團的工程隊正在涉水搶救水中前日尚通火車的木便橋的道木，洪水沒了腰，沒了背，他們還在工作，是那麼緊張、那麼熱烈、那麼起勁。是的，鐵路經過的地區是那麼的險峻，是那麼的美麗，可是修路人的困難與艱鉅是和他成正比例的！

提到了路線的復舊，就不得不歸功於鐵道兵團的工程隊。他們隨軍前進，「解放軍打到那裏，鐵路就修到那裏！」就是他們的口號和他們偉大的志願！在今天鄭州局轄區線路內，鐵道兵團是發揮了最大的力量。鄭州轄區的鐵路，「先天根本不足」，「後天又受到反動派盡量的摧殘與破壞」，更加以自然與物質的限制，所以鐵道兵團的四個工程支隊，在鄭局就有三個，不久他們將要完成一件更鉅大的工作，就是英豪張茅間部分的路基被水把下層沖得逐漸空了，這是最危險的事，這些地方將要重新另闢新路基，改新線，與一切的困難和障礙搏鬥！

從北京到長安，經過了這個大都市：保定、石家莊、安陽、鄭州、洛陽、長安。雖然都沒有完全下車澈底地看看，但在十幾分鐘的停車點中，車站附近的氣氛中，升降旅客的成分中，很容易見到都是從消費都市變成了生產都市，向新中國的途徑走着。車站已看不到刺目誘惑性的廣告，夜晚看不到花花的霓虹燈，乘車的大部是工人農人和一般各級幹部，雖然二等車還偶然有一兩個大商富賈，但那卻是在這列車中很少的事件！

列車過了保定，物價坡度下降，食物尤甚。安陽、新鄉、洛陽的饅首每斤只一千元，雞蛋一千元七個。到了澠池至潼關一帶，饅首只賣八百元一斤，雞蛋一千十個到十二個。長安市內的麵粉只賣四萬三千元一袋，而在奢華的另一面，一件司麥脫的襯衣，我上月值乘京滬在上海問是四萬五千元一件，而在長安卻賣四萬元。這說明，一切在蛻變，一切在進步，一切奢華不合實際，我們能不需要的東西，將被摒棄在大門以外。

舊事物死亡了，新事物滋長了，一切一切都在轉變。在從前，列車上的服務員一向是神氣十足的，而今天，不需要人叫而自動地把列車打掃得、整理得乾乾淨淨，把自己指定的座位讓給年老的旅客座。二號的夜裏，一個從鄭州到邯鄲去的難民因爲吃東西不小心而患急性的腹瀉腹痛，躺在地上起不來，當時車上沒有救急藥品，兩個乘務員爭着買十滴水給他喝，另外給他找適宜的休息地方，結果病好了，在邯鄲下車，他將要返回他的故鄉大名去參加生產。

在長安，我們抽空大家到臨潼去沐浴。「春寒賜浴華清池」，幾千年在封建與獨裁制壓下，把人民的東西拿來一個人獨自享受、獨自受用。今天我們在人民池中洗了溫泉澡，是免費的，自由終於戰勝了封建，一切一切重新回到我們人民自己掌握！

隴海路已通車到天水了。加強隴海路的設備是今年鐵道部一個重要的任務，這任務不僅已經實現了，而將要加倍的完成。一列列的材料車開到隴海線了，一列列的空車皮送到隴海線了。一個鐵道兵團的工程人員對我說：「最近我們將運到更多更好的大批枕木和器材，不久隴海路的行車速度要大大提高，隴海路的設備將要大大的改善，我們決心要修展到蘭州、到新疆，成爲一條國際線路。在另一方面，包寧鐵路的修建也在鐵道部的計劃中，從寧夏也將要延長到蘭州，這也是一條國際路線。新中國未來鐵路的遠景，已經在眼前展開，國家的繁榮，將要大大的實現，今天我們都擔當了爲中國偉大的經濟建設服務，我們是感到多麼興奮和榮幸！」

（五月六日夜）

上海散記

賀笠

一、一人難逢百人意

上海，人是這樣多得出奇，南京路上電車的車廂裏，隨時都是擠得滿滿的。人多了，事情就難辦，一人總是難逢百人意。就拿這幾天的情形來說吧！物價便宜了，許多拿工資薪水過活的人都高興地說：「錢放在包包裏可保險了。」但是百貨公司的老闆却在叫苦啊！他們的寶貨有不少都是過去物價上漲時[illegible]搶來的；有些人爲了存貨，甚至借上錢來支持開銷。到如今物價下跌，他們之中有些人確實要虧老本。

有的人在高興，有的人在叫苦，到底應該照顧那一頭呢？「天道五百年，世界一大變。」昔日搶帽子賺了錢的，今天有的虧了點本，有盈有虧，似乎無須悲痛。昔日職工天天遭受暴漲狂潮之苦，今天吃點便宜，有虧有盈，似乎也是心安理得。

二、刮够了的請倒一點出來

工商界的困難，我已聽見多次了。

今天，當吃午飯時，辦事處的職工大家都回來了，他們很多都是在上海好幾年的，我偶爾提起生意困難，商人不滿的事。桌子邊的人幾乎沒有一個人是同情這種說法的。第一句最富有衝擊力的是：

「你千萬不要聽商人的話！」

「說起這些投機商人嗎？在過去物價暴漲時，我們眞是吃够了他們的虧。」

「他們就像不倒翁。」

「有時人們鬧兇了，國民黨政府也會限過價。但是一限價，市上的好米就不見了，所擺出的都是霉壞了的，臭的不能吃。限價，總是老爺們大家發財，這些米商把錢一送，那就無所謂限不限了。」

這些話說得又酸又辣，使我也難於出口。

「今天政府開設零售店，平穩了物價，眞是天大的好事，這些投機商把老百姓的錢刮够了，今天他們應該倒一點出來，殺！就是應該他們來出的。」

三、大衆化是方向

南京路上擺滿了大商店，困難，在他們的身上也是不一等的。

我走過幾家綢緞莊，[illegible]，但是異常冷落。有些舖子的生意到又另是一番景色。就說永安公司對過的信大祥吧！當八點半鐘我乘車西行的時候，這家店舖的鐵門還是深鎖的，但門口却站滿了顧客。其中婦女爲多，衣服是時髦而樸素的，看來都是中下人家。當十二點鐘乘車回來時，這家店舖人是擠得滿滿的。這家店舖也是頗爲闊綽，三開寬的舖面，四週是長列的玻璃櫥，中間是三條玻璃櫃，每個櫃的周圍都擠滿了女人，大家都七脚八手的揹着花布頭，買布的店員眞是應接不暇。昨天上午，我偶爾走進了這家舖子，這家舖子也眞有趣，前面是陳列的布疋，後面是陳設的綢緞，就因這，前後的景色是大不同的。前面是擁擠的，後面是冷落的。這家的生意做得不錯，每天收入一億多元。

這種情景，使我心裏不能不得出這樣的結論：

「薄利多銷，大衆化是方向。」

四、你往那里跑呢？

提起信大祥，我聯想到另一個百貨公司，這就是上海六大公司之一的麗華公司。「麗華」，顧名思義，她過去也是一個售賣高級消費的場所，到今天，她也變化了。這里賣貨的有三層樓，最熱鬧的是下層樓底。這一層專門售賣一般的日用必需品：水壺、襪子、襯衣之類的東西。屋子的左側門裡，擺着大堆的鹹肉、竹筍、金針等食品，就近還擺有一個肉案。買東西的人眞是水洩不通。在三層樓上還設有一個大衆食堂，據說來此吃飯的人很多。開一個甲等客飯，一菜一湯，只一千八百元；乙等客飯一葷菜一湯，二千七百元。上海的米價二十六、七萬元一担，一斤米也得一千七、八百元。這種便宜的飯當然會來客衆多了。三月份的上海市場是頗爲萎縮的，但是據說，麗華公司的營業額，超過二月份的三倍。

麗華公司曾幾經摧折！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蔣匪在上海因通貨膨脹走頭無路，曾行所謂限價政策。在擠購風潮中，一般商店損失百分之五十，麗華損失達百分之七十。上海解放前夕，麗華公司的前經理因受反動派的欺騙宣傳，把款捲帶上逃往香港去了。當時這個公司估計只能維持三個月，但因爲職工的共同努力，及早改變營業方針，面向大衆，業務就漸漸好轉了。現在貸借減輕了，職工付薪的分期數也減少了。從奄奄一息的狀態，現已成爲最有希望的了。

看不見光明的人，要跟着被黑暗吞噬！

二、三月來，有些資本家逃走了，有的是在暗中轉移資金。他們不相信新民主主義的政策，他們看不到私營工商業只要轉變方向，適合人民大衆的需要，就有他的前途，他們仍留存着過去那種不正常繁榮的迷夢。他們應該及早回頭。麗華公司的事例，就昭告大家：並不因爲有一些人走了而就衰落，相反，她已走上了另一種繁榮的途徑。麗華，將是更麗華的。

（上接第二十四頁）

道，肚子吃不飽也不行。」一位老鄉用兩句話結束了這一段談話。

生產渡荒·今年已有打算

去年年景不好，莊稼都讓水給淹了，每畝地只打一斗（每斗市秤三十六斤）少則七八升，五六升的。不够吃的，就想辦法；去年秋天發動全村群衆到大圐圙去買了兩石筱麥的葱秧，一斗筱麥換三十斤羊角葱秧，現在都已長出，陰曆二月去賣，一斤可換半斤筱麵的。

開春了，種些豌豆、土豆、燕麥，六十天的小粟子，平均每人種八畝，種得早收得早。另外組織群衆打草，打土坯等。拿打草來說，全村組成六個班十八個組，每人每天平均打二百五十斤柴草（好手一天能打七八百斤的）每人每月打七千五百斤，可賣一石多筱麥。婦女、兒童可以拾糞，或是[illegible]，今年每個婦女保證養雞一口，五隻雞。村裏那有福的女人去年養了兩窩小猪，每一窩九個，每個小猪賣得了一斗半筱麥，一共賣得兩石七斗，就買了一頭乳牛（母牛）來推磨，每天給工廠（磨場）推一百斤粉，可以得到十斤麵的報酬。

全村每戶保種十畝蓆麻，每畝可打一斗到一斗半，一斗蓆麻可以推兩斗麵的，[illegible]一個村就換了一百一千多匹布，（卅二方尺的小土布）過去換絲匹換一斗蓆麻，商人要一斗半才能換一匹呢。

避免剝削·相信公家買賣

這個地方交通很困閉塞，老鄉們有了錢，物價以漲貶值，因此流行着以物易物的交易，一頭牛，一隻羊，一個雞蛋，其間的買賣都是以筱麥、筱麵、布匹等主要的媒介物。比如：三尺小布換一隻大公鷄，十幾斤筱麵，甚至換一頭牛，娶一個媳婦。娶媳婦也是過去講好了幾石筱麥（總共折合牛價約值十石左右），你又缺乏「資本」，就只好打光棍了。

這樣的商業關係，恰好便利了商販，一斤筱麵能換到二個鷄蛋，五盒火柴，[illegible]。老鄉們拿鷄蛋却只能換一個火柴，而且鷄蛋不好，一盒火柴，時牌子不換好，一盒。

將近有半盒不好使，張北縣合作社成立後，群衆們都去張北換東西，拿到張北去換鹽的「公家」的買賣不「捉」，這說明了若干年來人們跑邊地的商販把群衆「捉」得够瞧的。

（下接第二十九頁）

察北一村落

蕭離

　當記者在張北縣大囫圇區雙慶堂村勾留的幾天裏，正趕上颳風天氣，老鄉們暫不出外打柴拾糞，大家圍坐暖炕上縱談一切。參加談話的有六十三歲的前任鄉長李榮貴、武委會主任張興、民兵班長伊大保、村長鄧存貴、村支書記劉支、文教委員任玉、生產委員周占體、老鄉馮伸業、劉進仁，他們都發了言。另外還有一位老大娘和她的外甥女，她們沒多說，只是笑。

　現在把這些談話整理出來，其中有一部分是從兩村材料中引用的。

男多女少．光棍二十五家

　雙慶堂村，在張北縣東北九十里的地方，離張北、寶源間公路必經的二台子（通郵地點）還有二五——三〇里光景。

　而積東西十一里，南北十里。人口共計一一九戶，四三五人，其中男二六四人，女一七一人。顯然的，男子數目大大的超過了女人，計九十三人。這現象嚴重的表現在許多男子娶不上女人，截至目前為止，四十多歲以上的男子打定了光棍的共有二十五戶，他們多半是一人一家，出外把門反鎖，回來燒火做飯。這一一九戶人家中，八口之家的只有一戶，而且誰不是很「單純」的，有一個比七十二歲的戶主大三歲的老兒和比戶主小十五歲的妻子和他們同住，而戶口中竟未見這兩個老年人的家屬。七口之家倒是有幾家。五口六口的數目不小，三口四口的為數最多，兩口一家的除了青年夫婦之外，老年夫婦很有幾對。父子、父女的各一家，還有一家是兩個男的在一起「同伙」過日子的。另一家則由四個由十六到六十的男人組成。

　全村沒有一個小學畢業生，能識字的不過十七八人，而且認的字非常有限。學校新近才恢復（以前曾辦過，一九四六年垮了）共分一、二、三，三個年級，學生總數五十八人，內女生九人。

婚姻年齡．有些不很相當

　從全部戶口中的年齡來看，首先看出女子都是早婚的，十七歲以上的未婚女子到去年只一人（二十一歲）。男子早婚也很普遍，其中有一個十五歲的，他的對方則是十九歲。同樣女大於男的另一對是男二十四，女二十六；又一對是男三十八，女四十三。相差最多的一對是男四十一，女五十一。但一般的情形是男大女小，且相差很多，有一對男五十五，女三十七；又一對男四十六，女二十八；相差達二十一歲的一對是男六十一，女四十；又一對男三十九，女十八。

　因為女子結婚早，所以十七歲上做母親是很普通的，七口之家中父母子女年齡適當的祇有兩家：一家戶主王貴林四十九，妻四十七，長子二十六，長媳二十二，孫三歲，次子十五，母親六十七。另一家戶主喬禮盛四十三，妻三十九，長女十七，次女十四，長子十一，次子八歲，三子四歲。造成婚姻關係的年齡上如此差異的原因則是因為地廣人稀和經濟條件的原故。

幾經變亂．一切重新建設

　在一九四五年以前，本村共一七〇多戶，多年來經洋神甫的剝削壓榨，加上近幾年來敵僞的摧殘燒殺搶掠之下，死走逃亡之後，已成了一片可憐的廢墟，從去年起才逐漸歸來，因為土改後人人有了自己的土地，於是又到了一一九戶的數字。但是元景大不如前了，在一切蕩然無存之後，一切得重新建設。每家衣服被子都不夠用，天冷時便擠上炕、蹲在家裏。但是不管怎麼樣，房屋總算大部份恢復了，土烟筒裏已冒着裊裊的炊烟。農民們總是很愛也很需要有些牲口的，一年多來，又有了八十三隻牛，五十九隻豬，一匹騾子，三十六掛車，三百一十二隻雞，二十五隻羊。這些羊是花三千斤乾草一隻換來的。另外還有十盤磨，幫着工廠（指國營農場）磨點麵，也有些收入。

困難雖多．該辦的事都辦了

　生活雖然如此困難，但是該辦的事他們還是辦了。村裡有十九戶烈屬，九戶軍屬，生活沒辦法的大家想辦法，比如吃的，號召一家拿出一斤莜麵，湊在一起就有一百多斤，分給他們。同時每家每月補助他們三百斤燒柴，並按勞動力分配給他們担水。地裏的活，分組代耕、代鋤、代收、代打，連人帶牲口都一齊出動，不必他們發愁。去年陰、陽兩個年，每家自願的送兩斤白麵，十來斤莜麵，四斤肉。中秋節也是三斤麵，三斤肉，三斤月餅。還動員婦女兒童到烈屬家門口去扭扭唱唱的。

　村裏共來了四戶災民，八戶移民，都有了很好的安置，或由村幹部介紹在農場裡有了工作，有了房，有了地，沒有吃的，大家幫襯，撥工互助，解決他們不會種地和沒有牲口的困難。就拿一齊打草來說，移民難民不會使那個五六尺長的「大芟鐮」，他們便編成三人一組，每組裡編入一個移民或難民，一面幫助他們打柴草，一面也從工作中教會了他們的生產技術。

　這村裏的居民多是在不多年前從口裏各地逃荒來的，見了從口裏來的人，特別親熱，生活上遇有困難，幫助得也特別慷慨，只要不對他們耍花招、弄手腕、投機取巧「糊弄」人，彼此和諧相處是絲毫沒有問題的。

神甫剝削

　洋神甫過去對群眾的剝削是很厲害的，說到這裏群眾憤憤不平。

　這所教堂——雙慶堂建修在二十六年前，教堂的地是由大囫圇村教友「武統領」送給教堂的，姓武的這個傢伙是個大惡霸，又做過「統領」官，有錢有勢，他的地怎麼來的我們也不難想像，他送給教堂的原只四十五頃地，結果騎着馬一圈地就圈了一百頃以上，對這樣的情形當時群眾是不敢講話的。慢慢的全村一百七十家人中十分之九以上成了教友，因為祇有當了教友才能種他們的地，種他們的地是三七分收（一畝地打二斗他們收六升）這樣分下來，每年神甫大概可以坐分四百石糧食。但是群眾如果種土豆則不按上述辦法，因為土豆不好貯藏，不便運輸，於是收按每畝一斗二升糧收租，這一項每年約可收糧六七十石。這幾百石糧全部用大車運往崇禮縣大教堂去。

荒灘放牧．要抽水草銀子

　除此之外，牲畜在荒灘上吃草也要收「水草銀子」的（不由得使人想起「打漁殺家」中的「漁稅銀子」來），大概的算法是大牲口每頭每年現洋兩塊，羊每隻一二角不等。

　兩偽時期，一切公糧花銷教堂照例是不納的，於是全攤在群眾身上。教堂每次動工每戶得出一人去幹活，不給錢。

　教堂裏做彌撒，教友們是要出錢的，另外有的教友覺得自已有了罪，便向神甫許下多少麵的愿（多半是人越有錢，罪越大，許的麵越多），神甫可以給唸經免罪。另外，年成好，也得向神甫「獻儀」，因為「好年成是天主給的」。

　「管他那一教那一

（下接第二十三頁）

將軍和青年

盧耀武

我們一遇到困難的時候，常會聽到同樣的一句話：「怕什麼？我們一定會克服困難，走向勝利的，我們的賀老總是一把菜刀起家，創造紅二方面軍的，今天的條件不知比他那時候好幾千萬倍。」（註：「賀老總」是解放軍中對賀龍將軍親密敬愛的稱呼）

我從我們劉司令員、鄧政委、我們解放軍的一切將軍、甚至於不少幹部口中，差不多千百次總聽到過這同樣的一句話。就是連我自己，也是在會議中，在講堂上，在對個別同志的談話裏，把這句話，作爲有力的武器，用這個人所共知的生動例子，消除那在困難時間看不見前途、沒有根據的悲觀失望情緒，堅定那些缺乏鬥爭經驗的同志們的勝利信心。

賀司令員，他是紅軍的創始人之一，他是人民解放軍中有數的高級將領之一，在一般人們心目中，他是叱咤風雲的戰將。

但，祇有一野和二野在西南勝利會師後，我才能第一次在重慶歡迎大會講台上瞻仰他的風采，只有在昨天我才有機會直接接觸到他。但在這短短的初次會晤中，在他只算是極其平凡的生活片斷裏，已給我以不可磨滅的印象，這印象深刻地、顯明地在我腦子裏閃耀。

當我昨天下午走進沙坪壩重慶大學理學院大樓二樓會客室時，賀龍將軍正面對着大門坐在大長桌邊，他右手桌端坐着重大教務委員會主任何魯先生，他對面坐着西南文教部部長楚圖南先生和重大秘書長李紀華先生，以及周圍擠坐了許多其他的人們。我進門時李先生正在結束他對重大情況的介紹。這時從外面擁進了一個青年。那青年走到李秘書長身旁，李秘書長側身向那青年介紹說：「這是賀司令員。」那青年深深地鞠了一個躬。李秘書長接着又介紹那青年給賀司令員說：「這是你要我來問話的醫學院的學生某某，醫學院的情況大體上他都知道。」賀司令員讓座給那青年坐下，就詳細地問詢關於醫學院的校舍、設備、學生人數及學習情況等等。賀司令員說：中國只有兩萬個西醫，三百萬中醫（連好帶壞的），這對於這樣大的一個中國民族來說是太不夠需要了，所以對於中國民族的健康來說，對於嬰兒從出生到成長的安全來說，都缺乏可靠的保障。他鼓勵學校當局，要好好的辦醫科，應當重視這門科學，不能拆爛污。他又親切地鼓勵那青年說：「你們要好好學習，中國對這門人材太需要了，你們有責任保證我們將來從事大生產建設的人民有一個強健的身體，你們有責任保證我們中國下一代青年的健康。」他肯定地告訴在座的人們，對醫科學校，不是要削弱，而是要加強，不是要停辦，而是要開設，並要逐漸增加他的班次和人數，以至在將來可能條件下，大量增設新的醫院和醫學校。

我默默地坐在圍着桌子的人們的背後，我的思想在另外的方面奔馳：我想起一把菜刀，我想起紅二方面軍，我想起晉西北敵後抗日根據地的創造者，我想起解放西北又來解放西南的一野領導者之一的賀龍將軍。這舉世聞名戰功煊赫的將軍，和坐在我面前的身軀魁梧、笑容可親、叫人毫不感覺到可畏和拘泥、興緻勃勃地漫談着像醫學這個專門問題的將軍，怎樣也和前邊所獲得的對他的印象聯系不到一起。我看看周圍的人們：何魯先生，他牢牢的把身子依托到手杖上，半閉着眼睛，側着耳朵靜聽；楚圖南部長，他正把全部精神集中到一個焦點上；李紀華秘書長，他正鼓起眼睛和耳朵在等候什麼。顯然，他們正和我一樣，驚奇着將軍爲什麼會選了這樣突然的主題，讓周圍的人們都感到生疏和困難的主題，談個不已。

賀司令員，滿不經意他身邊所發生的情況，他把右肘作爲支撐點，右掌托着下巴，手指習慣地撫摸着自己蓄有短鬚剛剛換過幾顆門牙的嘴巴說下去。他說：「我對醫學是外行，但我關心這件對我們中國民族關係十分重大的一門科學，我喜歡到處去參觀醫科專門學校和大的醫院，在北京、上海、南京、成都和其它的大小城市我總要找醫科學校去瞧瞧，並要和那些醫學界專家們暢談暢談。」他說學醫也不能和實際脫節，要加強實習，要多作臨床實驗。他說，他看到某醫校實習解剖時，在一具屍體跟前擁擠了一百五十人，許多人只能在別人的背後湊熱鬧，這能學到什麼呢？他說到有很多學校只學了些書本子上的理論，結果出了校門之後，仍不能處理實際疾病等問題。「在這一點上，我們部隊裏三年的成績，往往比外邊七八年的還要強，其基本原因就在我們重視結合實際。」他說學醫需要强烈的事業精神，在這一點上，他最佩服南京某醫院的院長，國民黨時代叫他去作醫學院院長他不幹，他很滿意他自己經營的很好的醫院，他自己培養出了許多醫務人才，叫他去作一個奔走權門，每日忙碌於行政事務的醫學院長，到不如老老實實地幹自己的工作好。

他滔滔不絕地說下去，在座的人們聽到這自認外行的將軍，所說的比內行還要中肯的話，大家除了連連不住點頭外，誰也再插不進嘴來。全房靜悄悄唯恐誰擾亂這寶貴的指導性的發言。賀司令員接着又說，他最氣憤的是某次在成都某牙醫院，那醫院的工友是一個初中畢業生，一個十七歲的女孩子，她在那裏服務三年了，但到現在爲止，她的工作只是，「擦地板，倒痰盂，插鐵鍬！」他憤憤地對那院方的人說：「你們是怎樣教育和愛護青年的？一個初中畢業生，服務了三年，爲什麼你們不多多少少教育他學一點本領。爲什麼不叫她摸摸牙科器械，作些端端藥盤子的工作？爲什麼他不應該變成你們一個助手？難道這個看護也作不成嗎？」他說，他直捷了當地向他們提出：他們如果認爲這個青年沒用，可以送到我們部隊去試試看，如果在我們部隊裡，這樣一個文化水平的青年，有三年的工作鍛鍊，早已可當個醫生了，但是在那個社會制度之下，老師就是不願把本事傳給徒弟的壞風氣下再學三年，再加上一個三年，九年時間，恐怕還只會倒痰盂、擦地板、以至幹上一輩子好像命運註定的這種工作。他習慣地摸一下剛安上幾顆門牙的和蓄着黑壓壓的短鬚的嘴巴，向在座的人們敲警鐘似的說：「這是我們中國的青年，將來社會的生產建設、文化科學的發展就要依靠他們，我們中國人，我們這[illegible]，難道應該這樣對待我們的青年一代嗎？難道應該這樣愛護我們的青年嗎？」我想，這警鐘是應該敲敲的，用我們的立場和觀點認爲殘酷的，但用另外一種人的立場和觀點卻認爲這是理所當然的天經地義的現象。

他說到他另外一件看不過眼的事，在成都，過去經常有不少軍閥官僚捐款給外國人辦的醫科××大學修一座洋樓又一座洋樓，甚至於修建能容納一萬人的大禮拜堂，但中國人自己的學校卻沒有人熱心爲他修大樓。他說：「我對那正在修建禮拜堂的工人說，要修得牢牢的、好好的，中國人民遲早要用主人翁的身份住進這座建築在自己土地上的洋樓的，一定會要住進去的。」他說就在這件氣人的事件裏也有叫人佩服的故事。在那個大學校舍的包圍中，有一位中國老鄉的破爛房子，該校二十多年來不知用盡多少辦法，軟的硬的，金錢、威迫，但是那位有民族氣節的老鄉，偏偏不賣給那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辦的學校，一定要把中國的這一塊土地保持在 （下接第二十八頁）

走過北歐

——旅行札記之二

葉君健

秋天漸漸完了。日子也隨着太陽的昏暗而慢慢短下來。在北歐，不到下午三點鐘，天空便像鉛一樣地失掉了光彩。細紗似的濃霧，籠罩了一切，隱蔽了現實。在丹麥的首都哥本海格，你可以聽到街上電車的進行節奏，而望不見車身；你可以嗅到丹麥在全世界馳名的加爾斯堡(Carlsberg)牌的啤酒，而看不到酒吧間；你可以聽到那輕快的、一些兒憂鬱一些兒高興的道地的丹麥音樂，而瞧不見咖啡館。在這個橫在北海與波羅底海之間的半島上，一切是那麼模糊，那麼富有神話性。對于從那充滿了陽光的東方來的旅客，這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安徒生式的童話世界。可是，當你一抬起頭，你便回到了現實。的確，在地球上，現在沒有一個角落是可以成爲超現實的、神話式的世界。

在Politiken（這是丹麥一個最大的報館，屬于社會民主黨）的巨大建築物的屋頂上，用霓虹燈所組成的新聞標題，以兩秒鐘轉動十次的速度，宣示着當天（一九四九年九月十八日）所發生的世界大事：

『英鎊貶值！』

中國共產黨乘勝直趨重慶！』

這兩則新聞，在表面上看起來是不相聯貫的，但在當權的丹麥社會民主黨看起來，是二而一的一件可驚的事故。長江是英國在中國巨量投資的中心，而重慶是在這條江上最後待解放的一個城市。整個長江的被解放和英鎊的貶值，同樣地象徵着英帝國的沒有出路。在歐洲所謂基督教文明的堡壘「西歐」，直接了當地說，也無非是英國而已。荷、比、盧森堡、丹麥和挪威等國家，一共不過是二千萬人左右，等于四、五個上海，微小得不足道。法國和意大利有強大的工人組織，在「保衛基督教文明」這件任務上，有些不大可靠。所謂北大西洋公約同盟，事實上也無非是英國在美國的指使下唱唱獨腳戲。換一句話說，沒有英國，也就沒有了「西歐」。丹麥的社會民主黨是不久以前才把丹麥送進這個「同盟」的。世界的新形勢像這樣地發展下去，怎麼不叫那些黨魁不安？霓虹燈不停地在丹麥社會民主黨報社的屋頂上閃電似地轉動着，加重了丹麥之夜的神話性。但許多人在做惡夢。

第二天丹麥和其他北大西洋公約的國家，依照英鎊與美金的新兌換率，貶低了她們自己貨幣的價值。我身邊所帶的幾張克隆諾爾（Kronor—丹麥錢），也就無形地落了價，縮短了我假期的時日——我過去三個冬天一直是在北歐渡過，爲的是北歐的陰暗和寒冷使人感到無限的清靜，和便于思索及從事創作。我匆匆地到一個旅行社去買赴瑞典、轉挪威、和返英國的車票與船票。

那個旅行社的小職員們正在辯論着一個問題：爲什麼在馬歇爾計劃支援之下，當美金不斷地滾滾流進來的時候，北大西洋公約內的國家的貨幣，還要貶值呢？他們的面色顯得很惶恐。無疑地，這貶值影響到他們切身的生活，使他們的購買力無形降低。我因爲時間的限制，無法等到他們的辯論得到結論——恐怕永遠也得不到結論，所以我就打斷他們的話頭，要他們買票給我。

票價憑空增加了百分之十五。

『我又不是旅行到美金集團的國家裏去，』我好奇地問，「爲什麼車船票都要加價呢？』

那些小職員們莫明其妙地向我望了一眼，說：『你去問咱們的社會民主黨吧！』

這也許可以算是他們沒有結論的結論吧。

瑞典素來是一個「中立」的國家；跟瑞士一樣，對于外來的旅客，常常保持一種歡迎的態度。但自從哥本海格Politiken社屋頂上的那段霓虹燈所組成的新聞轉動了一夜後，瑞典對外國人，尤其是中國人的態度，似乎起了一點變化。當我去瑞典駐丹麥的大使館要求簽證的時候，一位身材魁梧，道地的北歐女性，就把我的護照拿在手中猶豫不決地考慮了好久。最後她抬起金黃色的頭來，她的雙眉擠在一起，不安地問：

『你是一個對政治有興趣的人麼，先生？』

『那跟我到貴國去旅行又有什麼關係呢？』我反問着。

她解釋道：『因爲貴國近來發生的事故引起我們的興趣。』

『不，』我帶笑地說，『在敝國所發生的不是事故，而是解放。但我很高興，聽到你們對它感到興趣。』

『但請告訴我，先生，你到底到敝國去幹什麼呢？』

『去看看我在貴國的許多朋友，重新欣賞一下貴國的風光，和溫習一下我曾經學習過的、貴國的美麗的語言。你可以在我的護照上查一下，我曾經在貴國度過兩次暑假，三次寒假，並不曾犯過什麼不愉快的事件。』

『好吧，』她放下了護照。『我去和領事先生商量一下。你後天來，再商量吧。』

對于素來在歐洲不被重視，認爲跟馴良動物差不多的中國公民，這種意外的留難和考查，不僅不使人生氣，反而使人覺得它是一種恭維。只有中國變得解放、自由、獨立和強大以後，她和她的公民才引起別人的『興趣』。在第三天我去領取護照時，意外地得到入境居留三星期的許可。

『你帶去作你旅行之用的，』那金黃頭髮的女性又問，『是英鎊呢？還是美金？』

『英鎊旅行支票。』我說。

她難爲情地作了一個不自然的微笑，從抽斗裏拿出一張印好了的紙條來。她說：『那麼，請你在這上面簽一個字吧。』

我一面簽着字，一面唸出那紙條上所印的幾行字：『我依從我的良心，答應在被准許居留的期間滿期前一定離境，決不逗留。』

這使我對于人類感到無限地樂觀。我望了望她那天眞而卻又似乎世故的豐滿面龐，情不自禁地問：『小姐，你們貴國的外交部相信良心這件東西麼？』

她把她那有點近乎孩子氣的藍眼睛睜得像斗一樣地大，注視了我很久才說：『我們是基督教的國家呀！』但歇了一會兒，她又補充了一句：『可是我們不相信英鎊。』

這是一句極坦白的話，可以代表很多人的意見。像許多別的國家一樣，瑞典也不歡迎攜帶英鎊的旅客。因爲英鎊一收進來就很難脫手。第一，牠能買進的貨物或原料很少。英國在目前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出口，以收回牠的貨幣。她的一點工業製成品，只能銷售于殖民地和工業落後的國家，無法進入工業已有相當基礎的國家裏面去；即使能夠進去，也無法和那廉價的、大量生產的美國工業製成品競爭；第二，英鎊因爲黃金的準備金戰後大大減少，受英國財部的限制，不能隨便變成美金或其他種貨幣。換一句話，英鎊的使用價值和活動範圍只限于英國本部和幾個直屬的殖民地。

英鎊——它在第一次大戰前是世界上最硬的通貨——現在也居然衰落到這種程度，連以英國爲骨幹的西歐系統內的「基督教國家」也不信任它。這不能使人覺得西歐這個系統的基礎脆弱，簡直使人感到這個系統的無法存在。的確，這名詞是美國政客和財主們所製造出來的東西。沒有美金，沒有馬歇爾計劃，也就沒有「西歐」。因此這個所謂「西歐」現在得慢慢地變成美金支配下的殖民地。

從丹麥的首都坐汽艇橫渡奧列森得（Oresund）海峽，大約一點半鐘的光景，便到了瑞典的第三個大城市馬爾謨（Malmo）。這是波羅底海的起點，瑞典造船業和農業的中心。從這兒再坐一刻鐘的火車，便到了瑞典的第二個大學城隆得（Lund——瑞典的第一座大學城是烏卜薩拉Uppsala）。筆者曾在這兒的大學寄宿舍（Akademiska Foreningen）裏度過一個很長的、陰沉的冬天，習作過一部小說。現在面臨着初冬的黃昏，在大學前廣場上零落了的樹林中漫步，傾聽着那廣場邊古教堂的低沉鐘聲，加之腦海中對于那遼遠的東方的回憶，人就好像是置身于那已不復存在的中古世紀。但當那晚禱已過，你抬着留連的步子，走到車站，坐上向北開的晚車後，你便又慢慢地回到了現實：車一程一程地開向光明。在七半鐘頭以後，你便到了瑞典的首都斯托克荷爾姆。那時天上便開始現出早晨的彩霞。

斯托克荷爾姆位置在波羅底海的邊上，由一群小島所組織成的，而正對着已加入了蘇維埃聯邦的愛沙尼亞。在大戰時，因爲瑞典是守着中立，這個都市便成爲各交戰國特務活動的中心，交換情報的處所。在戰後它成了美國在北歐宣傳的大本營。在這兒你可以看到無數的美國專門登載裸體女人的畫報，熱心宣揚「基督教人生觀」的「讀者文摘」（Readers Digest）的瑞典文版，反蘇的克拉夫勤柯著的神話「我選擇自由」。此外，這個都市還是一些奇怪人物的避亂所。假如你是一個作家，對於人物研究很感到興趣的話，你可以發現從愛沙尼亞、立陶宛和拉脫維亞逃出來的地主、官僚、牧師，講着失掉了音樂性的瑞典文，冒充着瑞典的紳士；你可以察覺戰敗了的德國的工業家和普魯士的「世家子弟」——軍官。他們日常的工作是散佈着一些關於蘇聯和新民主主義國家的莫須有的謠言。

所以，瑞典雖然一個世紀不會有過戰爭，而且抓住種種的機會，利用別人的戰爭而發起財來，在表面做出一個極繁榮、康樂、富強的樣子；但在內心裡，在靈魂的深處，也並不是沒有恐慌的。那些富裕的避亂者，終朝無事，坐在咖啡館或酒吧間所隨便發出的謠言，擾亂他們的主人的心境。瑞典的地主、豪紳和戰爭販子都怕遭受着同樣的命運——也許還更可怕的命運：「被關進集中營去作苦工。」有時他們的想像超過了他們的理智：他們硬認爲這種命運就等在他們的門口，因爲他們住在離蘇聯很近。這些人天天在偷偷地計劃怎樣把他們的財產轉移到南美的阿根廷或巴西，以便在那兒去尋找樂園；去賺那些仍處在中世紀的印第安人的錢——他們相信這些落後的印第安人，因了拜爾街的老闆們的照顧，決不會鬧什麼革命的。他們討厭歐洲，他們討厭自己的祖國，他們認爲「基督教的文化」是完了。

這種恐怖，這種歇斯底里症——正如在那「富強安樂的美國的症候一樣——也同時表現在軍備競爭這一項目上。瑞典的人口一共不到六百萬人，而海陸空軍的人數卻很可觀，而且每個男子，從二十歲到四十七歲都要被強迫服兵役。據一九四七年的統計，瑞典的陸軍就有六萬左右；空軍有五百多架飛機，海軍除了海防隊以外，有一萬多人，巡洋艦四艘，海防艦七艘，驅逐艦二十七艘，潛水艇二十六艘和許多其他種類的小艦。現在的數目當然不止於此。此外武器的裝備，也在隨時改革。瑞典海陸空軍目前的裝備，除了沒有原子彈以外，差不多都是非常近代化的。你可以在瑞典的天空不時看到噴射式的（Jet-propelled）飛機，作空戰的演習。連英國的蚊式（Mosquito）飛機和美國的飛馬式（Mustang）飛機都已成了瑞典軍火庫裏的陳物。且不說那個巨大的海陸空軍的維持費用，就是這一筆不斷更換武器的開支，已經使那不到六百萬左右的人民累得喘不過氣來了。

這一筆無窮盡的軍備負担，在國會裏美其名曰「維持國家的中立」。但如果你仔細研究一下瑞典的地理位置，你便知道這軍備所要對付的目的了。瑞典的北部與芬蘭隔着一條狹長的波特尼亞灣（Bothnia）對峙着，南部則正視着蘇聯在波羅底海的國境愛沙尼亞和立陶宛。事情既是這麼清楚，那麼這筆軍備費用爲什麼不讓地主、資本家和戰爭販子去負担呢？事實上恰得其反。這個担子就落在一般薪金階級的民衆的身上。瑞典「勞動進款稅」(earned income）之高，世界任何國家恐怕無出其右。而且徵收這筆薪金稅的計算法，也特別新得出奇。在別的國家，夫婦兩個人的進款，是以兩人爲單位而計算的。在瑞典則把兩人的收入加在一起，以一個人爲單位計算。換一句話說，你收入的總數多，則所納的稅也照例加重，（他們說這是社會主義的辦法，以防財富集中！）我有一位拉提琴的朋友，在斯托克荷爾姆一個餐館裏每天在吃飯時刻板地拉幾支流行曲子，以獲取每月剛够維持生活的費用。去年他忽然起了一個幻想，想在夏天帶太太到巴黎去作兩星期的休假，順便領略一下在那兒藝術界的生活。所以他在春天便極積籌備旅費，要太太到郵政局去作三個月短期的事，以增加收入。結果收入倒是增加了，可是累進稅也加多了。太太的薪金，除了全部付了稅之外，丈夫還倒貼五個克隆諾爾（瑞典幣）這種徵稅制，不僅獎勵太太坐在家裏不從事生產，還迫使年青人不要結婚。所以，在現在以社會民主黨僞裝着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國家裏面，娼房成了一個普遍的現象，代替着正常的家庭生活。在另一方面，資本家的收入，卻被准許再投資到他們的企業裏面而不納稅，以擴大再生產而獲取更大的利潤——他們說這是獎勵生產和發展工業！

從斯托克荷爾姆坐夜車，橫穿過瑞典的中部，第二天早晨到了挪威的首府奧斯洛（Oslo）。這一座北歐的古城（在一九二四年以前叫做Christiania），位置在一個深峽（Fjord）的裏面，乍看起來好像與塵世斷絕了關係的老隱士。的確，那個深峽四週的高山，已經在她上面覆上了一層古色古香的陰影。加之冬天在挪威來得特別早，雖然時間不過十月初，而人們卻早已穿上了寒衣，等待那個黑夜的季節到來——挪威在冬天有好幾個星期沒有太陽，正如在夏天有好幾個星期沒有黑夜一樣。這種悲絕淒涼的氣氛，加之後面的高嶺，前面的深峽，和那深峽裡面碧綠得像挪威少女的眼睛似的海水，使從一個變亂多的東方來的旅客，不禁有一點超離現實之感。

當我的主人——一位挪威的雕刻師——帶我在那充滿了古建築物的奧斯洛大街上漫步的時候，我把個人的「即感」和在那美國化的瑞典首都的印象告訴他。他沉默了一會兒，做了一個微笑。

他說：「你在這兒倒可以聽見純粹的挪威語音。」這位朋友是一個百分之百的挪威人。因爲挪威在歷史上長時期地受人統治，所以他對於祖國的熱愛使他覺得連挪威的一個字，一個音節，也是世界上最美的東西——的確，在北歐的文字中，以挪威的語言最富於音樂性。他繼續說：「你在瑞典所碰到的那些帶着波羅底海各國和普魯士口音的神秘人物，在這兒也住過，可是前幾星期都溜走了，感

謝上帝，他們不再在這兒講壞了我們的語言。」

前幾星期，社會民主黨的挪威政府，把這兩百萬人口的半島國家，送進那個「北大西洋公約同盟」的集團裏去了。那些從外國來的神秘人物，看見目的已達，正在慶幸的當兒，不料蘇聯突然提出一個嚴重的抗議：因為蘇聯與挪威的國境，有一點是相連接的；挪威之加入這準備戰爭的集團，無疑是對強大的蘇聯一個極不友善的行為。那些神秘的人物，胆子却是非常的小，看到出了亂子就慌亂地逃到「中立」的瑞典去了。但代替他們來的，是「合法」的美國外交官。為了「執行」那個北大西洋公約所規定的「物資援助和軍備贈予」，華府所派遣的武官、顧問、觀察家、考察家等，來來往往幾乎超過了挪威現役海陸空三軍的總數（一萬五千人）。

這情形當然使敏感的挪威老百姓有些不安——因為挪威人在上次戰爭時德國人統治之下，吃了不少的苦頭，本能地變得非常敏感。許多人就不禁要問：為什麼挪威要加入這個準備戰爭的集團？

這個問題，當權的人和在他們影響下的報紙，就一直不能作答。事實上，這個問題也不大好回答。挪威沒有殖民地，而且，因為挪威既沒有煤，也沒有其他的原料，所以挪威也無工業而有尋求殖民地或市場的必要。那麼，她倒底為什麼要加入這個危險的集團呢？唯一的線索似乎是下面的一個事實：挪威的商船業資本家，自從日本的商船隊垮了台以後，發了一筆不小的財。挪威的商船，在世界上由戰前的第四位（日本原為第三位），躍進到第三位，擁有大商船一千八百餘隻，總共三百七十餘萬噸。因此資本家們的頭腦就發了昏，以為他們自己重要的了不得，可以阻止歐洲歷史的進展。事實上，他們却把自己的國家輕輕鬆鬆地送給美國戰爭販子作為戰爭的基地。

因了這一個商船隊的被掌握在少數人的手裡，大多數的善良的挪威人民，就被弄得晝夜不安。而臨着沒有白晝的冬天快要到來，我真是無法想像他們怎樣度過那些無休止的黑夜。他們一定會有許多惡夢的吧？

我提起我的行囊，從奧斯洛坐車橫穿過這個多山的國度，到了面對着大西洋的挪威的第二個大都市貝爾根（Bergon）。從這兒我踏上一條魚船，打算橫渡到英國去。船開的時候，已經是夜裏十一點多鐘了。我憑着欄杆，想揮別我所拜謁過五次的、寒冷但是熱情的斯干迭那維亞半島。但是除了幾座高山的黑影和幾顆稀疏的燈光以外，我什麼也看不見。北歐在現時的確是太黑了，連星星也沒有。對於我那些留在北歐的朋友們，我心中頓然覺着有好些過意不去，因為我是獨自離開黑夜，走向太陽——我是將要由英國轉船回到我久別了的自己的國家：在我那被解放了國家裏，此刻正是快要天明，因為北歐和中國的時間，相差恰恰是八個鐘頭。

（上接第二十五頁）

中國人手裏，讓他驕傲地屹立在那所××大學的洋樓中。××大學，就是因為有這一座礙眼的破爛房子，便是不能把他那一片領土用鐵牆圍起來。賀司令員用堅強有力的拳頭敲錘桌面說，我們應該學習這位老鄉的這種有骨氣的民族自尊心。讓我們的青年一代知道我們中國人會辦理自己的事業，會教育自己的青年一代，我們用不着向帝國主義討好乞憐。

時間已經是下午五時多了，賀司令員撿起他放在桌上的眼鏡，最後結束了他的談話說：「我今天只是特來拜見拜見重大諸位先生和看看我們的同學們，順便隨便談一談，我相信由於大家的努力，我們一定會把我們人民的學校辦好的。」他離開座位，又加上一句說：「將來學校開學之後，我一定還要來的，我要聽聽教授們的講課並和同學們見見面談些問題。」末了，他又重複一句說：「一定要來的」。

何李諸先生滿臉堆着笑容說：「歡迎賀司令員今後多來指教！指教！」

隨後賀司令員告辭下樓：在樓門口和學校當局握手告別，他走到已經發動了馬達、打開了門等待出發的汽車旁時，他沒上車就走過去了，他用胳膊肘輕輕碰了碰同來的蔡圖南部長說：

「不慌走，咱們溜到球場跟前瞧一瞧！你看，這些青年們，他們懂得傳球，運動也表現了團結互助，互相協同動作，新中國青年就應有這種友愛進取精神……看！看！這些青年體格真強壯的可愛……」他停步在籃球場傍，散步在運動場上看熱鬧的同學們都把眼光集中在這位不速之客的將軍身上。多霧的山城，今天分外顯得晴朗和暖，春天夕陽的光輝，溫柔地灑在人們的身上，運動場上格外增加了活潑和愉快，人們從心底微笑着，賀司令員也微笑着，他嘴上蓄的黑壓壓的短鬚，掩蓋不住將軍懷抱熱情的心——一顆熱愛人民的心，一顆熱愛青年的心。

四、十四、於重慶。

五

（上接第十四頁）

為使初中學生能掌握語文規律，初中國文課本不選古文這意見是應該予以成立的。為使高中學生有限度地有計劃地接受中國文化的優良傳統及了解社會思想的流變，適當地接觸些古文也是應該的。不過，初中高中國文課本的編選，不單純在於古文有無的區別。我以為初中國文課本仍宜以文體排列為編選方法。就以年級的不同，把記敘、論說、抒情、說明諸文體的文字，適當地分配到各冊課本中去，配合了語法作法的練習，在三年中打下對各體文字讀寫的基礎。至於高中國文的編選，就應該採取單元的方法，現行的高中國文課本之比較好於上學期的課本，就是每冊中有文體或內容類似的材料，可以湊合起來作為一個獨立的單元來進行教學。所以我主張高中國文不妨就幾個問題，明確地擬定幾個單元，每個單元選用幾篇材料合為一組，這樣，學一個單元就解決一個問題。不會像從前一樣支離破碎，雜亂無章；今天讀的是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橋」，明天忽然要講「魯仲連義不帝秦」了。

這不僅是我個人的經驗，而且也是別人的經驗，不僅是別人的經驗，而且早有人主張過。

上學期，我在教一班高一的國文，講到蕭紅的「回憶魯迅先生」，發現大部份學生對魯迅先生有某種程度上的陌生和曲解，覺得應該作為一個問題來進行教學，我就把原課本中有一篇魯迅先生寫的「寫作要怎樣才會好」的信，不管其性質如何，勉強和前者湊合起來，另外再加了些課外的補充材料，寫作一個偏重介紹性的「魯迅先生的思想、人格及其作品」這單元來教學，結果大家都還認為滿意。事後碰到一位在省立杭州高中教國文的朋友，我還未告訴他這經驗，他却先介紹起他們學校的國文課採用單元學習的情況了。最近我又向同事處借來幾本一九四六年七月至十二月的開明書店的「國文月刊」，有一本上登了一篇木將先生的「國文教學新議」，我十分佩服他對國文教學的許多卓見，他就是主張國文單元學習的一位。他試舉了可以作為單元學習的幾個例，如「古文與語體文」「舊詩和新詩」「楚辭和賦」「文學史」等等。

不過，誠如木將先生所說：「單元的擬定務須視學生的實際需要而定，應該富有機動性。」這也就是說對學生實際的情況應多作了解，不過課本中一般單元的擬定仍舊是必要的，這任務顯然是落在課本的編者和專家們的身上了。

四．五．杭州

觀察第六卷目錄索引

題　目 — 作　者 — 期數

復刊辭

我們的自我批評·工作任務·編輯方針 — 本社同人 — 一

社論

到了最後的時候 — 三
毛主席到了莫斯科 — 五
毛主席從莫斯科回到北京 — 九
勝利進入一九五〇年 — 五
向黨幹部的學習高潮看齊 — 八

×

人民勝利折實公債的發行 — 六
全國進行生產救災 — 七
京津生產實例反擊了敵人的封鎖 — 八
統一國家財經工作是戰勝通貨膨脹的有力保證 — 十
實現海關自主·重訂關稅稅則 — 十
政府通盤調劑全國糧食 — 十二

×

聯合國大會上的鬥爭 — 二
美國反動政府迫害美共領袖 — 二
周外長的嚴正聲明 — 三
揭破美國政府對日和約的陰謀 — 三
發展和鞏固中蘇兩國的友誼 — 六
論中英建立外交關係 — 七
中蘇友好合作萬歲 — 九
迎接蘇聯人民的盛大節日 — 九

×

師法十月革命的原則性 — 二
斯大林教導了我們 — 四

政治·行政·司法

統一戰線·人民政權·共同綱領 — 錢端升 — 一
中央人民政府開始工作 — 儲安平 — 二
政治熱忱與科學熱忱 — 嚴子道 — 四
怎樣理解並運用批評與自我批評 — 趙儷生 — 十四

×

中央各部會內部組織的原則與方式 — 龔祥瑞 — 一
論中央二級領導機關的職權及其相互關係 — 龔祥瑞 — 三
論城市的政權組織形式 — 樓邦彥 — 四
民主集中與「三權分立」 — 龔祥瑞 — 六
新婚姻法建立了新的男女關係 — 商沐 — 十三

國際·外交

新政府的成立和舊條約的審查 — 王鐵崖 — 二
世界和平與中蘇友好關係 — 翁獨健 — 一
中蘇新約——國際主義的教科書 — 陳體強 — 九
從經濟上考察中蘇三大公司的協定 — 樊弘 — 十四
美帝在亞洲的新陰謀 — 編輯部 — 十一
論艾奇遜關於外交政策的二篇演說 — 潘光旦 — 十四

×

論僑滙提高滙價官定兌率及降低關稅貿易物價 — 瞿寧武 — 十
美國未成年勞動者的失業問題 — 易夢虹 — 十三

經濟

共同綱領中的經濟政策 — 樊弘 — 一
從共同綱領看私營企業政策 — 王家騏 — 三

×

人民幣的戰鬥任務 — 笪移今 — 四
人民幣的管理本位 — 劉滌源 — 八
論實行國家機關現金管理的決定 — 朱偰 — 十四
從盧布金比看中國黃金問題 — 笪移今 — 十一

×

誰知道中國的資源 — 吳景超 — 十
記大西北的工業資源 — 張由 — 十一
解放以來中國工業的轉變和今後的工業問題 — 鄭伯彬 — 七
論物價穩定後工業經營遭遇的新困難及其克服道路 — 鄭伯彬 — 十三
土地改革與國家工業化 — 施建 — 十一
關于[illegible]反對土地改革問題 — 座談會記錄 — 十二
戰勝今年的春荒 — 王鴻 — 七

文化·教育

把學術還給人民大衆 — 季羨林 — 三
論文字改革與語言改革 — 高名凱 — 五
考據學的再估價 — 王瑤 — 九
從文化觀點上回首「五四」 — 楊振聲 — 十三

×

新的中學國語文課本該怎樣編？ — 王泗原 — 七
論中學國文課本 — 陳前文 — 十
中學國文教學的研討 — 張雲樵 — 十二
編選中學國文課本的幾個實際問題和改進意見 — 周河多 — 十四
一個工學院學生對于工學院教學的幾點意見 — 黃開 — 十

理論·研究

革命人生觀的幾個基本觀點 — 沈志遠 — 九
論革命與科學的統一 — 王亞南 — 五
科學在新時代裏 — 陶孟和 — 八
近代科學推翻了馬爾薩斯人口論 — 竺可楨 — 十二

×

怎樣把我們的經濟學習提高到毛澤東階段 — 吳大琨 — 一
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新階段 — 陶大鏞 — 八
為什麼要先打好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 — 季實家 — 十二

×

孫中山從美國走到蘇聯 — 胡繩 — 一
關於中國奴隸社會的一件史料 — 趙儷生 — 十三

×

全國人口選樣調查的計劃 — 陳達 — 五

思想·學習·生活

知識份子與政治學習 — 費孝通 — 二
論知識份子的改造 — 焦孟甫 — 六
什麼時搞通了思想 — 費孝通 — 六
不改造就落後 — 費孝通 — 七
從往上爬到大家互助 — 費孝通 — 九
從「為人民服務」引起的談話 — 費孝通 — 十
進步的包袱 — 費孝通 — 十二

×

我的思想總結 — 謝逢我 — 八
一個知識份子改造的自述 — 李子英 — 九
土改教育了我 — 陳振洲 — 十一

記華東大學學員唐世孚的轉變 劉秋鳴 十二
挖出我的思想根源 雲映海 十三
清除掉我的官僚主義作風 張佑瑜 十四

介紹・翻譯

蘇聯經濟制度的輪廓和神髓 編輯部 一
蘇聯自然科學界和社會科學界一九四八年度的卓越成就的詳細介紹 編輯部 二
一九四八年度蘇聯經濟建設成績的報告 蘇聯中央統計局 四
蘇聯最高蘇維埃選舉制度 編輯部 十
斯大林的生平 編輯部 四
匈牙利的經濟建設・政治領導・憲法精神 編輯部 二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憲法剖析 編輯部 三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政治經濟建設 編輯部 五
波蘭五年來國民經濟的復興與發展 阿・郭濟克 六
蒙古人民共和國經濟的發展 斯杰班諾夫 七
在胡志明旗幟下的越南 薛謀洪 八

人物

法國婦運領袖維爾米什訪問記 呂德潤 六
蘇聯勞動英雄烏巴伊杜拉耶娃 于夫 八
勞動先鋒馬晁群談一九五〇年大生產 高超 十一
華羅庚教授回到了祖國 孫執中 十二
李四光教授及其在地質學上的成就 徐盈 十三
將軍與青年（記賀龍將軍） 盧耀武 十四

旅行札記

莫斯科所見 子岡 二
蘇聯的戲 子岡 五
我所見的英國 葉君健 七
走過北歐 葉君健 十四
封建領主統治下的西藏 李有義 十

史料

提供許壽裳先生兩年前在台被殺是政治性暗殺的種種事實 李何林 八
許壽裳案的審判人對於李何林文的補充 陳醒民 十
讀李陳關於我父許壽裳在台被殺是政治性謀殺二文後 許世瑋 十二
李大釗與五四運動 金毓黻 十三

詩

我向你高呼萬歲 郭沫若 四

通信・報告

綜合

從北平到北京 觀察記者 三
新中國經濟建設的初基工作——記中央召開的各項專業會議 觀察記者 五
軍隊參加生產建設工作 觀察記者 六
中國人民收回了美法荷在北京的兵營 觀察記者 七
中蘇簽約・舉國歡騰 觀察記者 九
解放以後的蘭州 特約記者 八
成都解放以後 讀者投寄 十
京漢道上 江橫 十二
從北京到長安 汪圻 十四
上海散記 賀笠 十四

工商

上海解放以後金融、輕重工業、商業情況的總報導 上海通信小組 一
記去年一年天津公私銀行怎樣扶助私營工業 張高峰 七
城鄉互助的範例 特約記者 二
解放以後的開灤礦區 觀察記者 一
東北工礦的創造新紀錄運動 特約記者 五
工業化的經濟建設在號召着新中國的青年奔向東北 林維仁 十四
從天津工展看工業的道路 特約記者 二
記表現旅大人民生產力量的大連工展 孫如冰 二

農村

京郊土改實驗區巴溝村訪問記 孫執中 三
解放以後的江南農村 王小石 三
冀西農村旅行所見 特約記者 四
旅大農村中的生產、租佃、借貸、稅制、互助情況 儲安平 五
在生產救災戰線上的蘇北 郢瑞・白磐 十
把災區變成人民的穀倉 郢瑞・白磐 十四
四川解放以後的農村工作 思雪 十一
記河南農村的土地改革 穆家軍 十三
湖南邵陽的減租鬥爭 陳本中 十一
記東北春耕以前的備耕工作 王政 十二
記松江省的農村副業生產工作 胡冰 十三
記東北的伐木工作 蕭玉之 十

文教

記一九五〇年度新中國教育工作的重點 蕭鳳 六
走向人民大學的里程碑——記清華大學的代表會議 特約記者 四
清華怎樣進行人民助學金的評議工作 黃國懋 六
清華學生進行思想總結的典型意義、經過情況和勝利收穫 君羊 九
清華是怎樣進行學習新民主主義革命史的？ 謝逢我 十三
北京大學一年來的改革和學習 彭越明 八
北大同學是怎樣搞聯團的？ 樊駿 十一
記南京大學的課程改革運動 田欣 十
南京大學政治學習的具體情況 田欣 十二
廣州中山大學的新生 王宗炎 九
記浙江大學的工讀互助運動 貝加 十二
這一代青年生長在光輝的毛澤東時代 之鍾 十四
山西忻縣專區幹部學校教導工作的初步經驗 許誠 十
舉辦了一次新型展覽會的經驗 袁翰青 十三
迎接文化高潮的信號——記最近北京演出的幾個大戲 蕭鳳 十一
解放後的上海電影戲劇界 特約記者 九
上海科學工作者的新方向 左步青 十三

社會

在哈爾濱所見的新的司法工作和監獄工作 儲安平 四
北京妓女改造前後的訪問 孫執中 六
記上海游民的收容與改造 陳楚熊 七
記上海解放後肅清特務、盜匪、偷竊以及救火的工作 曹錫珍 八
上海在反轟炸鬥爭中 陳楚熊 十一
察北一村落 蕭離 十四

工運

亞澳工人階級團結萬歲 潘靜遠 三
三十一年來在戰鬥中成長的上海職工運動的總回顧 陳楚熊 五
記半年來全國各項產業工代會的召開 觀察記者 十三

附錄

觀察社被國民黨反動政府迫害詳情追記 被害同人 一

北京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報紙雜誌通訊社臨時登記證新字一〇五號
北京郵政管理局登記認為第一類新聞紙類